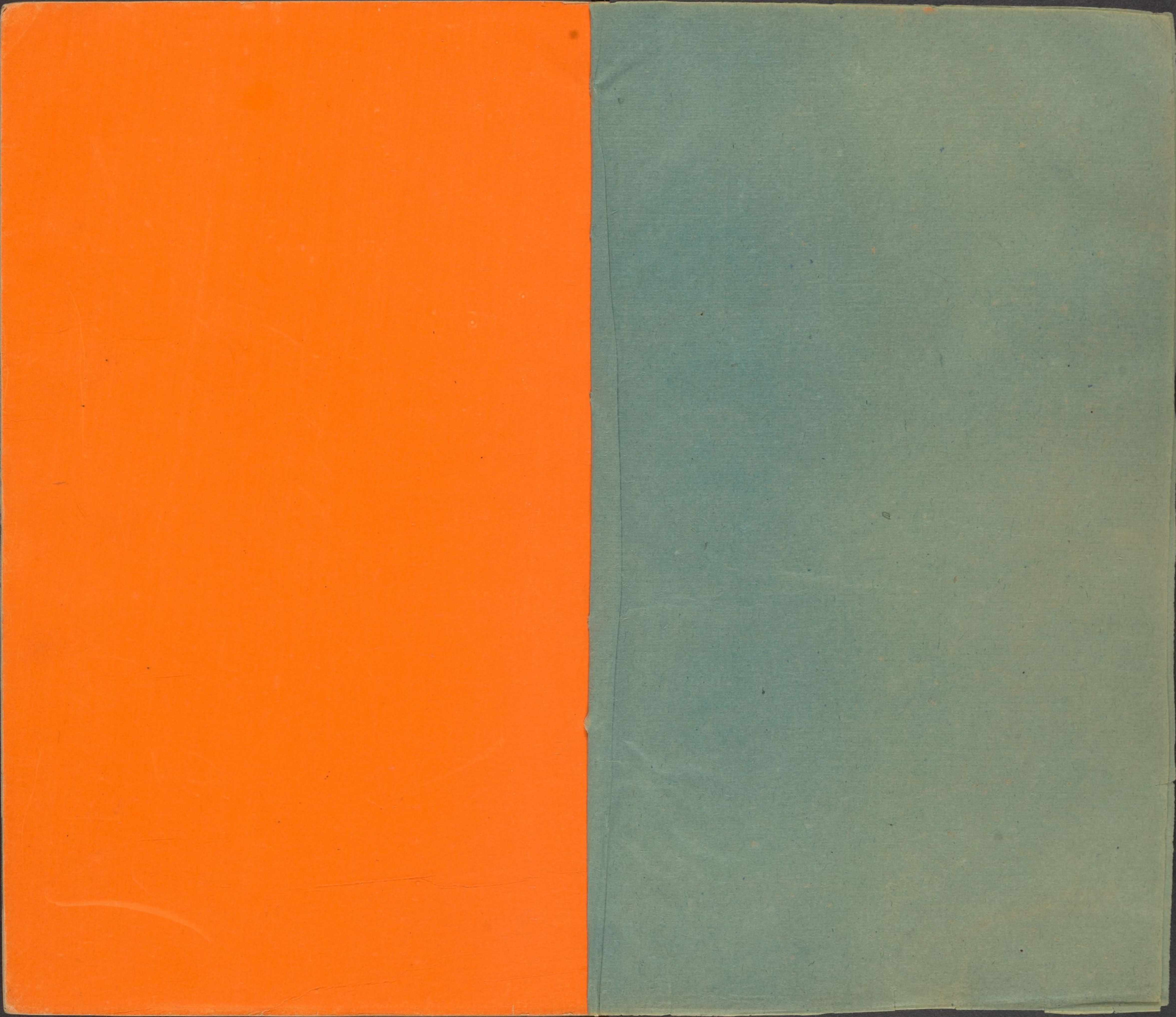


T 5349/4871(2)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NOV 30 1966

後山先生集卷第六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雲間後學趙駿烈潤川編校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詩
七言律

九日寄秦觀

疾風回雨水明霞沙步叢祠欲暮鷗九日清樽欺
白髮十年為客負黃花登高懷遠心如在向老逢
辰意有加淮海少年天下士可能無地落烏紗

次韻李節推九日登南山

平林廣野騎臺荒山寺鳴鐘報夕陽人事自生今

日意寒花只作去年香巾欵更覺霜侵鬢語妙何妨石作腸落木無邊江不盡此身此日更須忙

送趙教授

束髮相看到白頭了知公鬢不勝憂可堪親老須三釜又看儒冠忍一羞平世功名須晚節向來旬月取封侯北州豪傑知誰健乞我黃淤十里秋

贈歐陽叔弼

早知汝穎多能事晚以詩書託下僚大府禮容寬懶慢故家文物尚嫖姚只將憂患供談笑敢望功言答聖朝歲歷四三仍此地家餘五一見今朝

徐氏開軒

倦游梁楚愛吾廬老寄山林孰與娛想見杖藜臨過鳥更能赤手縛於菟君寧平世輕三釜我亦東原有一區擬買嬋娟作歸計可無堆玉斗量珠

送蘇迨

曾中歷歷著千年筆下源源赴百川真宇飄揚今有種清談絕倒古無傳出塵解悟多為路隨世功名小着鞭白首相逢恐無日幾時書札到林泉

次韻蘇公督兩歐陽詩

吟聲正可候蟲鳴酒面猶須作老兵豈有文章妨

要務孰知詩律自前生向來懷璧真成罪未必含
光不屢驚血指汗顏終縮手此懷端復向誰傾

送趙承議

先生隱德世難名晚見諸孫也自成穎水向來須
好句道山今日有宗英林湖更覺追隨盡巾帽猶
堪語笑傾勤苦讀書終不補未須墻角棄長檠

寄李學士

眼看游舊半東都五歲曾無一紙書平日齊名多
早達莫年同國未情疎稍尋東剎論茲事賴有西
方託後車說與杜郎須着便不應濠上始知魚

寄侍讀蘇尚書

六月西湖早得秋二年歸思與遲留一時賓客餘
枚叟在處兒童說細侯經國向來須老手有懷何
必到壺頭遙知丹地開黃卷解記清波沒白鷗

寄亳州林待制

湖海相望闕寄聲雲林過雨未全晴青衫作吏非
前日白首論文笑後生似聽兒童迎五馬稍修書
札問專城自聞苦李蒙莊句不復人間世後名

寄送定州蘇尚書

初聞簡策侍前旒又見衣冠送作州北府時清惟

可飲西山氣爽更宜秋功名不朽聊通袖海道無
違具一舟枉讀平生三萬卷貂蟬當復自兜鍪

答晁以道

轉走東南復帝城故人相見眼偏明十年作吏仍
鋤口兩地為鄰闕寄聲冷眼尚堪看細字白頭寧
復要時名孰知范叔寒如此未覺嚴公有故情

別黃徐州

姓名曾落薦書中刻畫無鹽自不工一日虛聲滿
天下十年從事得途窮白頭未覺功名晚青眼常
蒙今昔同衰疾久為今日別數行老淚灑西風

次韻春懷

老形已具臂膝痛春事無多櫻笋來敗絮不溫生
蟣蝨大杯覆酒着塵埃衰年此日常為客舊國當
時只廢臺河嶺尚堪供極目少年為句未須哀

東山謁外大父墓

土山宛轉屈蒼龍下有槃槃蓋世翁萬木刺天元
自直叢篁侵道更須東百年富貴今誰見一代功
名託至公少日拊頭期類我暮年垂淚向西風
次韻晁無斃冬夜見寄

寒窻冷硯欲生塵短枕長衾却自親老子形骸從

薄暮先生意氣尚青春覆杯不待回丹頰危坐猶
能作直身城郭山林兩無得莫年當復幾露巾

寄提刑李學士

石渠金馬青雲上東里西門濟水邊上冢過家真
樂事平時持節富當年成家舊學諸儒問脫手新
詩萬口傳范叔一寒今若此相逢猶得故人憐

寄杜擇之

杜寄惠
近詩

詩家兩杜昔無鄰文采風流一作傳家世有人疾置送詩
驚老醜坐曹得句自清新興來不假江山助目過
渾如草木春農馬智專吾不讓衡陽紙貴子能頻

次韻晁無斁春懷

城郭朝陽散積陰郊原注目日青深年衰鷗鷺如
今是夢斷邯鄲何處尋語鵲飛鳥春稍稍重簾深
院晚沉沉不辭杖屨衝泥雪未有瓊琚報好音

寄晁無斁

稍聽春鳥語丁寧又見官池出斷冰雪後踏青誰
與共花間著語老猶能笑談莫倦尋常聽山院終
同一再登今日已知它日恨捨榆况得及飛騰

次韻夏日

江上雙峰一草堂門開心靜自清涼詩書發冢功

名薄麋鹿同羣歲月長
向裏江山徒指顧
舌端幽眇致張皇
莫欺九尺鬚眉白
解醉佳人錦瑟傍

送杜擇之

兩父論詩伯仲間
去思今識謝家安
曠懷亦苦中年別
歸翼仍愁行路難
四壁未堪風雨夕
百圍已試雪霜寒
欲逃富貴疑無地
干丈竿頭試手看

楊夫人挽詞

晁無咎母

初說南奔道路長
湖邊丹旆已飛揚
百年積慶鍾連璧
十念收功到淨方
絳幔一作帳未經觀宋母
綠衣猶記識黃裳
欲圖不朽須詮載
今代誰堪著石章

桓山

平江如抱貫秦洪
雙嶺馳來欲並雄
是物皆為萬世計
闔棺猶有一朝窮
林巒特起終有汙
美惡千年竟不空
尚有風流羊叔子
稍經湔洗與清風

有東坡記

答顏生

煩君臨問我何堪
剩欲從君十日談
老退不應稱敏捷
顏蒼寧復借紅酣
世間公器無多取
向裏宗風却飽參
陋巷遠孫還好學
未容光祿擅東南

送劉主簿

義仲字壯輿

平生師友豫章公
矻矻談君口不空
半面相看吾已了
連城增價子何窮
三千奏牘諸儒上
四百庵寮一歲中
二父風流皆可繼
謗禪排道不須同

和顏生同遊南山

竹杖芒鞋取次行
琳琅觸目路人驚
當年此日仍為客
病目今來喜再明
筋力尚堪供是事
登臨那得總無情
已知名世徒為爾
不復緣渠太瘦生

和魏衍同遊阻風

舊說東風未世情
不應作意斷人行
絕須一怒催新句
更可多憂促短生
勝日着忙端取恠
妙年得

此未須驚懸知出處非吾事
已復星河爛熳晴

和魏衍同登快哉亭

經時不出此同臨
小徑新摧草舊侵
欲傍江山看日落
不堪花鳥已春深
來牛去馬中年眼
朗月清風萬里心
故着連峰當極目
回看幽徑遶雙林

和三日

苦遭年少強追陪
病眼看花更覆杯
夾岬萬人傾國山
清江一注兩山開
遊人欲盡驚鷗下
晚日猶須惡雨催
更恐明年有離別
折花臨水共徘徊

答魏衍惠朱櫻

開門先得故人書稍喜提攜起覆盃得句有誰知
我在嘗新此日賴吾徒傾籃的皪霑朝露出袖熒
煌得寶珠會薦瑛盤驚一座莫腸藜口未良圖

和黃預病起

似聞藥病已投機牛鬪蛇妖頓覺非李賀固知當
得疾沈侯可更不勝衣驚逢白壁山十仞會見黃
金帶十圍只信詩書端作祟孰知糠覈亦能肥

和黃預感懷

壁立無堪佐子貧謾修簡牒效慇懃起臨月鏡看
生意卧向晴簷共白雲逸氣不應供潦倒劇談脫

或致紛紜但令蘇晉禪妨醉不患何山病破葦

寄泰州曾侍郎

肇

八年門第故違離千里河山費夢思淮海風濤

一作流

真有道麒麟圖畫豈無時今朝有客傳河尹是處
逢人說項斯三徑未成心已具世間惟有白鷗知

答顏生見寄

闕然車馬不聞音行路艱危已備更問舍求田真
得計臨流據石有餘清江山滿目開新卷韋杜諸
人得細評閑處着身容我老忙中見記識君情

和黃預七夕

盈盈一水不斯須經歲相過自作一作固踈坐待翔禽
報佳會徑須飛雨洗香車超騰水部陳篇上收拾
愚溪作賦餘信有神仙足官府我寧辛苦守殘書

贈鄭戶部

十載歸來遼海東江山如舊里間空時平未覺身
難遇學贍依然說不窮著繡畫行真細事下車磬
折得深衷聖朝未有徐州相刺作功夕 數公世稱

王相濮州李相而吾州自開國至今才有劉李二公為執政爾

九日不出魏衍見過

九日登臨迫閉藏老懷無限自淒涼山頭落帽風

流絕壁面稱詩語笑香

南山有二謝詩石

衝雨肯來尋此老

拂床聊待熟黃梁獨無尊酒為君壽正使秋花未

肯黃

是日無菊

次韻何子溫祈晴二首

夜半風回雨脚收萬家和氣與雲遊一作浮蕭條寒巷
荒三徑突兀晴空聳二樓勝日登臨輕一醉下鄉
昏墊肯同憂江空峽響魚龍冷一作落盡放青青極目

秋

九虎當關信不傳燒煙才上已回天驅除霧雨還

朝一作晴

日畜縮濤波復二川奪目光華開秀句堆場

藁枯驗豐年從今更上中和頌少費將軍九萬牋

送王元均貶衡州兼寄元龍二首

先生英氣蓋區中命與仇謀得老窮又見長身有
家法可辭短簿怒吾公石頭路滑行能速宣室歸
來語未終宛洛風塵莫回首直須留眼送歸鴻
先生秀句滿天東二子緣渠再得窮詩禮向來堪
發冢孫劉能使不為公炎方瘴癘避軒豁故國山
河開始終傳語元龍要相識江湖春動有來鴻元龍

亦謫金陵

次韻黃生

入竹投窓夜有聲似違殘臘作初正三更爽氣侵
危坐萬里回風逼發生呵筆小吟撩我老閉門高
臥見君情只今剩作驚人句頗覺吟邊意未平

雪後

送往開新雪又晴故留臘白待春青稍回松色伸
梅怨併得朝看與夜聽已覺庭泥生馬一作鳥迹遽修
田事帶朝星莫年功力歸持律不是騷人故獨醒

送詹司業

學舍端交二十年白頭相對固依然才難孰為吾
君惜果滿寧容我輩先熟路長驅聊緩步百全一

發不虛弦故懷未盡還成別飽慣人間不更憐

寄亳州何郎中二首

西向日下共浮雲人事離羣喜勸分已度城陰先
得句不應從俗未忘葦松篁有節元宜晚桃李無
蹊只自薰欲入帝城須帝力且尋詩社著詩勳
西原追送未成旬赫赫傳聲已迫人剩欲鈔詩寄
來使尚能拂席致嘉賓孰知簡易歸劉向誰使循
良作寇恂他日入東專一壑少留餘地許為鄰

寄荅泰州曾侍郎

千里馳詩慰別離詩來吟咏轉悲思靜中取適庸

非計林下相從會有時生理只今那得說交情從
昔見於斯含毫欲下還休去懷抱何由得細知

送提刑李學士移使東路

襟抱從前相向開倡酬於此未多陪身更寵辱談
彌勝路別東西意自哀隱几忘言終不近白頭青
簡兩相催孰知衰老難為別聲問應須續續來

隱者郊居

高齋繚繞度雙溝老氣軒昂蓋九州不為江山開
悒快正緣風味得淹留招攜好客供談笑拆補新
詩擬獻酬小摘自鋤稀菜甲旁觀虛作不堪憂

寄襄州程大夫

中年為吏晚專城不獨身榮府亦榮江漢風流見
羊杜相門經術有韋平十年一別音書絕萬里相
看骨肉情今代龐公入城府定將懸榻與逢迎

送檢法趙奉議

三歲公門不屢過作牋時得問如何及茲去去翻
為恨向使常常肯謂多勇銳閉房猶著酒切深疾
惡反傷和贈言竊取仁人號善聽君居長者科

送建州鄭戶部

清江畫舸照新晴鏡鼓喧喧聒市鳴昔日布衣今

看繡他年鶴化只空城還朝不待三年最得郡何
妨萬里行歲祿二千親八十世間誰有此時榮

奉陪趙大夫遊柏山

後水喧江落渾黃晚雲障日作微涼笙歌聲裏旌
旗動羅綺叢中語笑香勸相秋郊開稔熟摩挲苔
壁弔荒亡風流一代今山簡有底尊前著葛強

寄曹州晁大夫

東方千騎貴當年白髮居頭也自賢肯費精神修
客主稍回功譽入章篇虛名不救空一作腸厄晚歲
仍遭末疾纏死去不為天下惜鏡中當有故人憐

送馮翊朱令

三楚風流信有人先聲今已徹咸秦寧為雞口官
無小欲試牛刀久要新細肋卧沙勤下筋長芒刺
眼莫霑脣山西一作豪傑知吾老為說猶堪舉萬鈞

送孝忠落解南歸

孝忠后山兄子

妙年失手未須恨白璧深藏可自妍短髮我今能
種種晚粧他日看娟娟千金市帚寧論價萬戶分
封信有年清白傳家有如此歸途寒盡不留錢

寄單州張朝請

平生天上張公子尚記門間半面人聲烈與風來

不盡音書無使去難頻一言悟主心猶壯百巧成
窮髮自新聞說監河收貸粟定傾東海活窮鱗

和趙大夫鹿鳴燕集

趙侯詩律近風騷雅意推賢答聖朝鴻鴈着行過
渭水鳳凰覽德下虞韶三千著籍今為盛九萬論
程不作遙不讀世書談世事卧看君自致青霄

和朱智叔鹿鳴席上

三楚風流秀士林英詞從昔動脩門充庭初識蒼
龍礎賜醴行霑白獸樽已上薦書輕一鶚更憑詩
力化羣鯤千年遼雀空城郭誰見朱公有異孫

漢天司空

朱浮蕭
人也

酬智叔見贈

老去斯文不更論，却因夫子話師門。
清談不待傾三語，勝日何知共一樽。
逐北我方填坎井，圖南誰得料鵬鯤。
過逢爲說侯芭在，臥楫生衣犢有孫。

再酬

鄉里衣冠不絕人，近天尺五只清門。
論文正可簪雙筆，澆舌行看賜上樽。
瓊玖每蒙先木李，蜩鳩方共笑飛鯤。
固知賢傑當傳世，下里朱陳亦有孫。

敬酬智叔三賜之辱兼戲楊理曹二首

龍爭虎據竟成塵，只有青樓與白門。

青樓謂燕
子樓也

今宰

才高先得句，使君情重數開樽。
江山故國難留鶴，科斗荒池可着鯤。
直使頷鬚渾作白，未應投鐻愧

諸孫

智叔有歎
白髮詩

險韻度詞費討論，真持布鼓過雷門。
更看九日臺頭句，未用三人月下樽。
鏡裏黃花明白髮，海邊赤脚踏長鯤。
從來相戒莫打鴨，可打鴛鴦最後孫。

酬智叔見戲二首

百念皆空習尚存，稍修香火踏空門。
槌腰摩腹非春事，割愛投閑覆上樽。
白髮情多猶可染

來詩有白
髮之歎

後山集卷六
天孫
驂鸞興盡却乘鯤上界紛紛足官府也容河鼓過

雨花風葉未宜春私柳官渠白下門每度清溪嘲
短髮時容使席近芳樽雄蜂雌蝶元非偶野馬遊
塵不佐鯢若許成功當封賞事具李待制席上篇請看子子與
孫孫

寄題披雲樓

使君高會荅清秋增飾披雲作勝遊九日再逢堪
一笑終朝百過更深憂落霞孤鶩知才盡疎雨微
雲怯語道賓主縱賢終少在只今未可壓黃樓

早起

鄰雞接響作三鳴殘點連聲殺五更寒氣挾霜侵
敗絮賓鴻將子度微明有家無食惟一作違高枕百巧
千窮只短檠翰墨日疎身日遠世間安得尚虛名

和黃充小雪

度臘侵春亦未遲紛紛款款意猶微霑衣帶潤一作自濕
元無見着物還消不待晞賸欲打牕連夜聽未須
迷鴈斷行飛老來才盡無新語只欲煩君急手揮

和范教授同遊桓山

送客尋山已自仙行談坐笑復忘年平郊走馬斜

陽裏破屋傳杯積水邊洗癖留名題歲月一作題名
留歲月
登高著句記山川風流幕下諸公子縮手吟邊更
覺賢

春懷示鄰里

斷墻着雨蝸成字老屋無僧燕作家剩欲出門追
語笑却嫌歸鬢著塵沙風翻蛛網開三面雷動蜂
窠趁兩衙屢失南鄰春事約只今容有未開花

和寇十一晚登白門

重門傑觀屹相望表裏山河自一方小市張燈歸
意動輕衫當戶晚風長孤臣白首逢新政遊子青

春見故鄉富貴本非吾輩事江湖安得更相忘

再和寇十一二首

南山樓觀插穹蒼林杪青燈出上方形勝自如諸
老逝功名隨盡二流長馬游從昔哀吾老王粲當
年賦異鄉少日幼心今淨盡多生綺語未全忘

與世相違孰自量資身無策謾多方逢場作戲真
呈拙誤筆成蠅豈所長名字不歸青史筆形容終
老白雲鄉何一作須五斗輕千里賴有斯人未肯忘

和李使君九日登戲馬臺

登高能賦屬吾儕不用傳杯擊鉢催九日風光堪

後山集卷六
落帽中年懷抱更登臺江山信美因人勝萸菊逢
辰滿意開二謝風流今復見千年留句待公來

後山集卷六

後山先生集卷第七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雲間後學趙駿烈潤川編按

詩七言律

與寇趙約丁塘看花寇以疾不赴有詩次其
韻

早年學苦斷過從晚歲逢春意未窮欲共元劉爭
著語不堪姚魏已隨風坐無上客席虛左贈有英
詞囊不空障日長須釣竿手歸來無計駐青驄

寄寇十一

鄰里相望信不通時因得句寄忽忽畫樓着燕春
風裏楊柳藏鴉白下東度日守窓驚節換經旬無
使覺門空錦囊佳麗鄰徐庾賸欲同君賦惱公

和酬魏衍

闕然聲問略相同百里之間一水通春興多多高
紙價離懷一一逐歸鴻不憂寒餓成吾老稍喜朝
廷記此公夢每見君心已了不因新句覺情東

上趙使君

老氣崢嶸蓋九州治聲騰涌逐雙流向來置醴蒙
殊遇此日彈冠愧少留千里山連環故國中秋月

好傍黃樓不應為米
鄉里定復還從馬少游

送鄭祠部

持節還家未白頭有親八十更何求又隨急詔朝
天去不為寒鄉盡歲留四着儒冠甘送老數經奇
運得銷憂擬登碣石臨朝日浩蕩滄溟沒白鷗

拱翠堂

蕭邑富人實敦禮即泉山作
此堂規制宏麗無答作記

千年茅竹蔽幽奇一日堂成四海知便有文公來
作記尚須我輩與題詩至人但有經行處寶蓋仍
存朽老枝能事向來非促迫經年安得便嫌遲

贈田從先

衣冠魯國動成羣，憂患相從只有君。
落筆如流寧蹈襲，行前應敵却紛紜。
愧非伏老成，和伯喜有侯。芭守子雲意，氣有餘功用少。相望千里定能勤。

寄單州呂侍講

希哲

往時三呂共修途，擬上青雲近玉除。
中道勒回奔電足，今年還直邇英廬。
縱談尚記華嚴夜，枉道難隨刺史車。
遣興寬為七字語，尋人一作逢聊代一行書。

寄沛縣姜承議

姜乃潛之孫，以捕寇改官。預作隱居自號金城居士。

平生魯國老先生，晚見諸郎識老成。
恠有武功蒙寵錫，果緣陰德貫神明。
金池已作歸田計，玉版方

書濟物情百里飢寒獨顏闔

顏闔謂魏衍

忍令一物不敷

榮

宿柴城

臥埋塵葉走風煙，齒豁頭童不計年。
起倒不供聊應俗，高低莫可只隨緣。
通通遠鼓三行夜，隱隱平湖四接天。
枕底濤波篷上雨，故將羈旅一作老到愁邊。

題王平甫帖

早聞英氣擅家聲，晚得諸郎識老成。
可恨治朝無此老，却嫌晚進不同生。
足知落筆千言疾，尚想揮毫一坐傾。
未信哲人窮五字，二難還復以詩鳴。

和張奉議贈舅氏龐大夫

朝下公門不曳裾身寬心遠等林居傳家聲烈三公後貯腹平生萬卷餘藤架倚春聽語鳥石池迎日數遊魚人言酷似牢之舅未有新詩錦不如

和舅氏公退言懷

追陪強韻愧難過應接前聞覺未多盛禮每虛摩詰席舊詞猶可雪兒歌手開新徑延徐步眼趁高梧上碧蘿風雨入懷泥滿眼時須好語滌煩痾

和吳子副智海齋集

法筵應供賴三車堆案抽身輟算沙破一作度暑好風

開樂國脫塵新句散餘霞僧匳手汗空留迹佛几堆紅拂委花客舍黃梁應未熟且容秋蝶夢南華

上晁主客

時與無咎對酒及門而闔者辭焉

兩疏父子共含香不獨家榮國有光賸欲展懷因問疾孰知相對只銜觴年侵身要兼人健節近花須滿意黃從昔竹林須小阮只今未可棄山王

贈石先生

多方作計老如期有疾交攻遽得衰晚有勝緣逢異士生須快意闕前知迫人鬢領紛紛白臨事迴迂種種遲分我刀圭容不死它年鶴馭得追隨

送晁無咎出守蒲中

一麾出守自多奇四十專城古亦稀
解榻坐談無我輩鋪筵踏舞欠崔徽
作劇聊同俗遇事當前莫後幾
聖世急才常患少神宗德筆曰治世常患難得人才棧羊篩酒待公歸

送歐陽叔弼知蔡州

穎陰爲別悔忽忽十載相望信不通
晚遇聖朝收放逸旋遭官禁限西東
又爲太守專淮右賸喜郎君類若翁
梅柳作新詩興動可令千里不同風

送晁堯民守徐

中年爲別不堪憂東髮登門到白頭
南省望郎仍國士東方千騎更吾州
彭翁老壽終遺骨燕子飛來只故樓
知己難逢身易老煩公置醴我歸休

送王定國通判河南

孤身十載客都城白社雙林諱姓名
授館不爲他日計解衣真出故人情
翹材必定延枚叟宣室終須記賈生
萬里歸來髮如漆了知句法更新清

寄文潛無咎少游三學士

北來消息不真傳南渡相忘更記年
湖海一舟須此老蓬瀛萬丈自飛仙
數臨黃卷聊遮眼穩上青

後山集卷七
五
雲小著鞭李杜齊名吾豈敢晚風無樹不鳴蟬

連日大雪以疾作不出聞蘇公與德麟同登

女郎臺

掠地衝風敵萬人蔽天密雪幾微塵漫山塞壑疑
無地投隙穿惟巧致身晚積讀書今已老閉門高
臥不緣貧遙知更上湖邊寺一笑潛回萬室春

米賜糶

立春

馬蹄殘雪未成塵梅子梢頭已著春巧勝向人真
柰老衰顏從俗不宜新高門肯送青絲菜下里誰

思白髮人共學少年天下士獨能濡濕轍中鱗

贈王聿修商子常二首

欲作新詩挑兩公含毫不下思先窮貧逢大敵能
無懼強畫修眉每未工長病忍狂妨痛飲晚雲朝
雨滯晴空正須好句留春住可使風飄萬點紅

朱櫻青子已嘗新白恰黃衫見未頻載酒對碁無
俗士閉門高枕有閑人有底百年須薄祿相看一
笑却關身肯留惡客開家釀驚坐何人更姓陳

次韻敬酬元弼三兄

冥冥兩力及時來冉冉春光作意回白髮尚堪供

後山集卷九
語笑青衫不惜著風埃林廬要自家家到尊酒寧
辭日日開只恐未便文字飲人間無夢到陽臺

和賈耘老春晚

縈縈裏裏幾絲飛榴葉干燈照晚暉紫翠園林鶯
欲懶黃昏簾幕燕初歸花明西苑將迎幸草綠平
原正打圍一臥海城春又晚不妨閑處得真機

次韻寇秀才寄下邳家兄

少共千憂老一官中間毀譽兩茫然去留有命真
如此俯仰從人却未然故著江山供極目正將強
健入新年驚逢小杜風流勝信有衣冠不乏賢

賀文潛

飛騰無那高詹事奔軼難甘杜拾遺釋梵不為寧
顧計公疾有命却隨宜且留陳迹來韓愈不用逢
人說項斯富貴風聲真兩得窮人從此不因詩

送章氏兄弟兼寄金山寧禪師

未塗一過馬羣空老眼雙瞻碣石鴻固有江東兼
渭北其如明月與清風一官羈絆吾堪老萬里嫖
姚子未窮寄語此時懷馬祖叩門何日許龐公

寄曾公權

超世功名子有憑過人材藝我何曾詩書忘廢難

支敵門館光華却再登捐棄妻兒逃世累埽除鬚
鬢伴禪僧待君持節東南日試問當年杜伯升

瞻通禪師詩云欲識當年
杜伯升飄然雲水一孤僧

次韻關子容湖上晚飲

風樹吹花落四鄰暮雲將雨作催人旋傾美酒留
連客急作新詩報答春試傍清湖看鬢髮莫辭行
樂費金銀如今歸去還高卧更問風光有幾旬

和休文至自新安

無成底事到天涯重見春工換柳枝歷盡江山苦
行役歸來風雨過花時驅馳共厭人間世險阻時

聞別後詩獨有窮愁銷未盡一番相見一伸眉

酬應物見戲

扣門賞竹任推排興盡歸舟挽不回平世山林成
偃蹇新年詞句得參陪醒心正賴揮毫疾誤筆仍
煩送喜來書省不應須乳媪

何承天老為著作而同官皆少
年目為乳媪來詩有館殿之句

一時除目盡英才

近除祕書正字
皆天下之選

城南

白下官楊小弄黃騎臺南路綠無央含紅破白連
連好度水吹香故故長蹲滑踏青穿馬耳轉危緣
險出羊腸熟知南杜風流在預怯排門有斷章

次韻楊內翰贈諸進士

一官歸老豈嘉賓喜見羣材入選掄學變古今人
得意化行梁楚俗還醇士蒙餘勇天同力詩度清
秋物再新勉作功名收善頌徑從平地據通津

次韻寇司戶春懷

諱窮懷祿得辭勞腰折低頭不復高夢幻更堪追
鳥迹去來何有拔牛毛依違玩世從君好叱咤生
風蓋代豪聞說妙年心尚在忍看花絮受風飄

陳詢秀才歸徐

千里相從愧子心未堪歸路馬駸駸更能作意辭

衰病肯復一作後重來道古今三歲有期看一舉百年
聊待到千尋行逢淨社論餘習為說登臨久廢吟

登彭祖樓

城上危樓江上城風流千載擅佳名水兼汴泗浮
天濶山入青齊煥眼明喬木下泉餘故國黃鸝白
鳥解人情須知壯士多秋思不露文章世已驚

寄子開

致君意氣日方中許國精誠月貫虹一代英豪出
門第當時毀譽豈窮通風流身致羲皇上日夜心
隨汜洛東從使少年輕我輩只留顏面對吾公

寄徐吉父學士

臥龍山上摘黃花曾共西風醉帽斜當日已應天
下樂無人傳入畫圖誇低頭強笑今何似多病難
堪懶自嗟聞道承明方厭直幾時來伴訪山家

和南豐先生西遊之作

孤雲秀壁共崔嵬倚壁看雲足懶回睡眼騰緣寒
綠洗醉頭強為好峯擡山僧煮茗留寬坐寺板題
名卜再來有愧野人能自在塵樊東縛久低徊

和南豐先生出山之作

側徑籃舁兩眼明出山猶帶骨毛清白雲笑我還

多事流水隨人合有情不及鳥飛渾自在羨他僧
住便平生未能與世全無意起為蒼生試一鳴

和張次道再遊翠巖之作

去歲尋山有舊題重來似與故人期回巒俯仰如
迎客流水喧鳴擬索詩嶺路依危通鳥過吾身趁
健白雲隨自憐久快屠門嚼欲住安能久茹芝

初到錦城

溪遶層巒路遶溪飛梁相接挂晴霓山川王氣今
何有巖谷靈蹤昔未躋十里松篁參羽仗半天樓
閣倚雲梯勝遊欲盡無窮目未到桃源客已迷

何復教授以事待理

負俗寧能累哲人昔賢由此致功名驥收鹽坂車
前足琴得焦桐爨下聲三獻荆山時未識一鳴齊
鳥衆方驚傳聞下詔搜遺逸勸講方思用老成

和富中容朝散值雨感懷

節物驚心懶復嗟樽中酒盡復誰賒風撩雨脚俄
成陣雪閣雲頭欲結花萬里可堪長作客一年將
盡未還家自憐落落終難合白首詩書謾五車

謝贊閣梨見訪

好在談經老上人衝風踏雪到江濱白篇出篋自

新得一鉢隨身依舊貧終歲杜門逃俗士爲師設
榻對修筠蒲團藜杖焚香坐此意此時無點塵

和蒲左丞有美堂座上觀雪二首

高牙大纛晚登山卷帳飛觴不避寒十二玉樓橫
閣道三千鐵甲壯師干封條已驗遺蝗化平隴寧
虞宿麥乾預喜豐年惟太守旋追賓從促杯盤
破曉初驚失舊山瑤臺化出坐中寒江心凍合愁
蛟蜃匣裏冰生吼莫干門閉洛陽人迹絕指穿東
郭履痕乾鳳池不比梁園客咳唾珠璣落玉盤

和秦太虛湖上野步

晚風疎。乍相親黯黯輕寒拂拂春觸日漸隨紅
蓋亂經年不見綠條新寧論白黑人間世懶復雌
黃紙上塵十里松陰躬野步暫時留得自由身

和沈世卿推官見寄

倦看世態久低徊且置窮通近酒杯未忍一身閑
處著暫容雙眼醉時開為呼阿武扶頭起擬與山
公倒載回好在東籬舊時菊無心準擬白衣來

和劉元樂月夜寄賈耘老

胡牀欲上庾公樓那復周南歎滯留皓魄光連鮫
室午疎星冷浸洞庭秋錦袍有興思姑孰桃楫無

心問莫愁喚取長江來入社不勞牛渚問行舟

酬呂明父學士

當日功名指顧收一言悟主遇千秋去登青漢如
平地歸到雲山尚黑頭解組行叅蓮社客揮金坐
揖醉鄉侯謝公不為蒼生起擁鼻重來可自由

送傅子正宣義

漸漸烏竿五兩輕一帆秋色下江濱請纓北闕非
無意捧檄南州且為親神驥解韉天上足風鵬搖
翻日邊身歸途眯眼塵沙惡夢想西湖十里春

和元樂銷暑樓曉望

後山集卷之十一
遶郭溪山接四鄰身輕步躡一梯雲圖南羽翮搏
空見倚北光芒入夜分蕪沒池臺餘故事風流人
物想前聞翛然便欲思招隱猿鶴還應怨舊羣

和寄禾文中

仰高當日誦成規想見風流盛一時魯國故知臧
有後孔庭早見鯉能詩侵尋末路同傾蓋邂逅清
談爲解頤願借湖山容膝地爲令松菊寄吾衰

和王明之見寄

末路相逢首重回紫芝眉宇向人開老來惟有風
情在事去空憐歲月催憔悴不堪臨楚澤遲無

路上燕臺少陵肺病疎杯斝想負花前載酒來

和酬施和叟宣德

山陰傾蓋兩綢繆十載重來鬢已秋往事侵尋如
昨日故人牢落半滄洲流離道路生涯拙蕪沒田
園歲計休久要尚憐君子在爲言雞黍亦遲留

呂使君生日

司漏凌晨報曉籤瞳瞳赫日上重簷良辰已應純
乾策吉夢先符大卜占棣萼同時升紫禁棠陰由
此駐彤襜一杯欲助邦人禱願借黃堂壽斝添

送澤之過維揚

夢裏揚州十載間青樓陳迹故依然袍爭爛錦催
詩筆雨濺明珠落酒舫顧我老無騎鶴與羨君行
及看花天囊中繡句歸應滿不負韋郎五色牋

和和叟第課還自都下

青雲直上馬如龍來往冷然若御風高步只應天
咫尺舊遊寧寄浙西東升沉道路從今異邂逅比
鄰此日同相見可堪懷抱冷需君健語破樊籠

和和叟梅花

百卉前頭第一芳低臨粉水浸寒光

漢房陵有粉水

卷簾初

認雲猶凍逆鼻渾疑雪亦香鼎實自應終有待天

真不假更勻粧江南望斷無來使且伴詩翁入醉
鄉

再到錢塘呈會宗伯益

負笈重來感舊遊流年衰鬢兩經秋湖山依舊渾
相識風月愁人不自由尚有故交重冷榻可堪歸
夢到滄洲誰憐壯志空凋落百鍊金為遶指柔

簡楊安國

侯門誰預識馮驩歲晚寧知范叔寒傾蓋尚憐吾
道在立談相信古人難開懷磊落無城府握手侵
尋出肺肝共許異時終此去滿冠塵土待君彈

簡李伯益

罄鹽度歲每無餘
垂橐東歸口未餬
貧裏交遊新
斷絕老來光景半
消除時情視我門
前雀人好看
君屋上烏尚喜
敝廬連蔣徑
願求佳句遞
髯奴

九日無酒書呈漕使韓伯修大夫

老大悲傷節物催
酒腸枯涸壯心灰
慙無白水真人分
難致青州從事來
倦筆懶從都市出
醉眸剛為麴車回
黃花也似相欺得
坐對空樽不肯開

過杭留別曹無逸朝奉

陳蕃解榻為留連
俯仰徒驚歲月遷
故意斯人柰

風雨多情於我獨
山川可憐顏貌非
前日依舊窮愁似
去年後夜相思隔
煙水夢魂空寄過
江船

簡令由司理

居連里巷室連甍
多謝能容鑿壁生
幸有餘光子何損
豈無鄰好我先傾
已知涉世蘧蘧夢
但欲求田俛俛耕
貧病久甘從棄置
寧堪更累汝南評

張謀父乞花

二頃田園汴泗東
春來^{一作}心事幾人同
固知短綆無深汲
又見新花發舊叢
光氣著人渾欲醉
妍華過眼旋成空
冷官門外^{一作}無消息
與報江南春信

通

寄子閔

道山清絕况真仙
杜曲風流最近天
曹濮于今真樂國
股肱從昔著時賢
今回不辨終朝語
此去無端久疾痊
可念卧時遭末劫
親陳埋没不知年

後山集卷七

後山先生集卷第八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雲間後學趙駿烈潤川編校

詩

五言絕

七言絕

絕句

翼翼陳州門
萬里遷人道
昔人死別處
一哭欲絕倒

和豫章公黃梅二首

寒裏一枝春
白間千點黃
道人不好色
行處若為香

色輕花更艷體弱香自永玉質金作裳山明風弄影

黃梅五首

異色深宜晚生香故觸人不施千點白別作一家春

舊鬢千絲白新梅百葉黃留花如有待迷國更須香

冉冉梢頭綠婷婷花下人欲傳千里信暗折一枝春

黃裏含真意春容帶薄寒欲知誰稱面偏插一枝

看

花裏重重葉釵頭點點黃祇應報春信故作着人香

巨野二首

紅落芙蓉晚青深蒲稗秋平湖無過鳥鳴鼓有行舟

蒲港侵衣綠蓮塘亂眼紅將身供世事結纜待回風

次韻秦少游春江秋野圖二首

翰墨功名裏江山富貴人倏看雙鳥下已負百年

身
江清風偃木霜落雁橫空若箇丹青裏猶須着此
翁

絕句

斫水水可斷續弦弦可完如何鄭公客不作百年
看

北渚

南蕩不可度北渚風浪生向來狐兔迹已復蛟龍
鳴

夜句三首

過雨作秋清歸雲放月明入簾搖竹影塞耳落洪
聲

老樹仍孤秀秋蟾只獨明何須夜來雨却聽枕前
聲

短短長長柳三三五五星斷雲當極目不盡遠峯
青

雙櫻

並蒂隨宜好連心着一作稱意紅只堪驚老眼持此與
誰同

鴈二絕句

來往違寒暑飛鳴在稻梁未知溟海大不肯過衡

陽
截水無留影哀空有斷羣翅開先作字行斷不成

江湖堂

莫愛西湖好涓涓去不回無情是江水猶解及時來

眠雲齋

已是登臨晚長須愛惜春終當捐世事來作卧雲人

擬李義山柳枝詞五首

江清沙日煖雄鴨雌鴛鴦相看不相識花晚褪紅香

嫋嫋東門柳重重小苑花為誰須落子着意莫藏鴉

雨葉不自持風花故入衣飛花已無定忍着惡風吹

伏雌將阿一作沙鴛水陸不相直鴨鴨橫波去嗚嗚呼不得

莫解丁香結從教長苦辛却因千種恨別作一家

春

晚遊九曲院

和章秀才二首

冷落叢祠晚回斜
狹路賒平荷留夜雨
驚鳥過鄰家

雲暗重重樹風開
旋旋花病身無俗事
待得後歸家

萱草

喚作忘憂草相看萬事休
若教花有語却解使人愁

次韻順法師十三間樓避暑二首

寔暗時時雨門開處處山
心蘇解衣後愁破立談間

枕簟長相往功名久不關
論文非小陸愧色滿顏間

次韻答邢居實二首

漢庭用少功何在
不使羣飛接羽翰
今代貴人須白髮
掛冠高處未宜彈

秋來為客意何如
千里河山信不疎
昔日老人今則少
不妨紅葉閉門書

次韻答學者四首

後山集卷八
五
津津爽氣貫眉目十五男兒萬里身筆下倒傾三
峽水曾中別作一家春

黃塵投老得何郎準擬明年共我長熏沐不為杯
酒汙飛揚未許老夫量

暗中摸索不難知眼裏輪困却見稀行地徑須先
八駿刺天終不羨餘飛

太阿無前鋒不缺鉛刀不堪供一切至柔繞指剛
則折善而藏之光奪月

次韻秦觀聽雞聞雁二首

行斷哀多影不留有人中夜攬衣裘筆頭細字真

堪恨眼裏長檠不解愁

立馬堦除待一鳴何如春夢不聞聲固知雞口羞
牛後不待鳴羣已可驚

嘲秦觀

長鋏歸來夜帳空衡陽回雁耳偏聰若為借與春
風看無限珠璣咳唾中

謝人寄酒

舊香餘味記黃封厭見春泥滿眼紅千乘莫從公
子後百壺能為故人東

和江秀才獻花三首

後山集卷八
風雨東籬冷落看清溪水落玉峯寒酒家不辦當
六
鑪費乞與先生種杏壇

疎花得雨數枝黃白髮綠愁百尺長要與先生同
一醉故留秋意作重陽

江公孤憤不宜秋吟作秋蟲到白頭過我可爲干
日醉從公難作百錢游

寄豫章公三首

密雲不雨卧烏龍已足人間第一功得諾向來輕
季子打門何日走周公

愧無一縷破雙團慣下薑鹽枉肺肝誓酒不應忘

此老論詩寧肯乞宦官

人須百斛買雙鬟水截龍章試虎斑老覺才疎渾
不稱自攜雲月瀉潺湲

贈秦觀二首

兩秦並立難爲下萬里長驅在此初別後未忘三
日語人來肯作數行書

文章從古不同時詩語驚人筆益奇過與阿平應
絕倒世間能有幾人知

次韻蘇公竹間亭絕句

竹裏高亭燈燭光今年復得杜襄陽倏看老盡千

年後更想霜林百尺強

東禪

東阡急雨不成泥度密穿青取逕微邂逅無人成
獨往慇懃有月與同歸

八月十日二首

一夢人間四十年只應炊竈固依然兩官不辦一
邱費五字虛隨萬里船

人生七十今強半老去光陰已後身更欲置身須
世外世間元自不關人

迎新將至漕城

早投林野違風雨晚傍塵沙飽送迎却愧兩街屠
販子卧聽車馬過橋聲

即事

老覺山林可避人正須麋鹿與同羣却嫌鳥語猶
多事強管陰晴報客聞

齋居

青奴白牯靜相宜老罷形骸不自持一枕兩窓深
閉閣卧聽叢竹雨來時

中秋夜東利贈仁公

盈盈秋月不餘分葉露懸光可數塵此地正須煩

一笑要人排戶問東隣

臥疾絕句

老裏何堪病再來愁邊不復酒相開
一生也作千年調兩脚猶須萬里回

南軒絕句

少日書林頗著勲莫年貪佛替論文
銅鑪瓦椀芒鞋裏此外惟須對此君

絕句

此生精力盡於詩末歲心存力已疲
不共盧王爭出手却思陶謝與同時

春興

東風作惡不成寒野水穿沙自作灘
細草無端留客卧繁枝有意待人看

次韻回山人贈沈東老二首

一杯領意不須沽六字持身已有餘
癡子未知天上樂先生今解世間書

後篇屬沈東老

隨世功名非所望稱家豐儉不求餘
青衫出指論奇字白髮挑燈寫細書

以桂桂一作桂杖供仁山主二首

錯節孤根勁有餘坐床須按起須扶一生用底今
相贈更問林間有此無
洗足投筇只坐禪厭尋岐路費行纏老來不復人
間事不用山公更削圓

項城道中寄劉令使修溪橋

老怯危橋泥沒膝喜聞吾黨政如春須君不惜千
金費此後寧無我輩人

碓磨寨

以人為食殺為戲自昔無聞爾所先信有亡身一
言盡獨能遺臭萬人傳

送倫化主

赤髭白足可憐生躡蹻擔囊壯此行要致雪峯千
五百不妨兼識謝宣城

贈魏衍三首

妙年文墨秀儒林老眼今晨得再明歷塊過都聊
可待未須回首一長鳴

崔然論文不足過新詩平處到陰何寧須萬戶權
輕重不待千篇一已多

敏捷為文筆不休何妨縮手小遲留名駒已自思
千里老子終當讓一頭

贈國寶三首

承家從昔如君少得士於今孰我先口擬說詩心已解世間快馬不須鞭

往歲黃童黃預今寇君高文要學亦多聞留年看舉

天南翼過目先空冀北羣

虎子隨地氣食牛雀兒浴處魚何求可柰我衰才亦盡正須二子與同游

題柱并序

永安驛廊東柱有女子題五字云無人解妾心日夜長如醉妾不是瓊奴意與瓊奴類讀而哀

之作二絕句

桃李催殘風雨春天孫河鼓隔天津主恩不與妍華盡何限人間失意人

從昔嬋娟多命薄如今歌舞更能詩孰如一作知文雅河陽令不削瓊奴柱下題

陶朱公廟

千篇奏牘漫多知百戰收功未出奇名下難居身可辱却將湖海換西施

次韻別張芸叟

中年為別更堪頻四海為家託一身此別時須問

生死孰知詩力解窮人

僧慧僧和同往南山

驥騮同羣鴻雁行登臨端為作重陽南臺二謝風
流絕準擬歸來古錦囊

謝端硯

王家舊物羣偷後石出蠻溪百丈深揮翰吾非玉
堂手斷金君有古人心

何郎中出示黃公草書四首

龍蛇起伏筆無前江漢淵回語更妍好事元須一
賞足藏家不必萬人傳

此詩此字有誰知畫省郎官自崛奇罪大從來身
萬里政成今有一作見麥三岐

四海聲名何水曹新詩舊德自相高一官早要稱
三字二鬢何須一作誰教着兩毛

當年闕里與論詩晚歲江山斷夢思妙手不為平
世用高懷猶有故人知

西郊二首

紅綠相催春事闌可能無意待人看不因送客那
能出衰病經年一據鞍

攢眉斂目抵風沙暗度城西十里花歷肆側聽長

短向綠溪斜着兩三家

謝憲臺趙史惠米

平生忍欲今忍貧閉口逢人不少陳俸薄身清趙
都史也能作意向詩人

城南夜歸寄趙大夫

書生作意一斑足杜陵據鞍兩眼寒風雨喚人歸
去好免教街吏報平安

戲寇君二首

杜老秋來眼更寒蹇驢無復逐金鞍南鄰却有新
歌舞借與詩人一面看

南鄰歌舞隔牆聽想對朝窓暈倒青莫望喚人看
嫋娜只憑幽夢寄丁寧

絕句四首

秋床歸臥不緣愁病與衰謀作老仇數樹直青能
爾瘦一軒殘照為誰留

芒鞋竹杖最關身散髮披衣不待人三兩作鄰堪
共話五千插架未為貧

昏昏嗜睡元非病續續題詩不耐閑作意買山還
得笑多方拔白却成斑

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

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

騎驢二首

復作騎驢不跨驢此生斷酒未須扶獨無錦里驚人句也得梁園畫作圖

衝籬突市不逡巡掠面驚風撲眼塵出手推敲寧避尹題門吟咏不逢人

寄曹州晁大夫

墮絮隨風花作塵黃樓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駒子困倚闌干一欠伸

絕句

水搖電繞雷取龍伏蛙號蚓海瀆空黑雲黃槐度白鳥映日急雨回斜風

徐僊書

徐清字靜之蓬萊女官也下西里王氏詩作謝體書效黃魯直妍妙可喜敬作三絕句

蓬壺仙子補天手筆妙詩清萬世功肯學黃家元祐脚信知人厄匪天窮

詩成已作客兒語筆下還爲魯直書豈是神仙未賢聖不隨時事向人疎

金華牧羊小家子西真攘桃何代兒詩着海山書

落瓜向來何一作那免世人疑

絕句二首

里中餽杏得嘗新馬上逢花始見春
勤苦著書如此吏世間枉是最閑人

密密丹房疊疊花一枝臨路為人斜
丁寧語鳥傳春意白下門東第幾家

三月廿二日榴花盛開戲作

五月榴花忽見春白頭喜遇一番新
可能略不解春意只有尋枝摘葉人

謝趙生惠芍藥三首

郁郁芬芬十里焄紅紅白白數枝春
要將結習惱

驚子送與毗耶彼上人

從微至老走風塵喜見鄉園第
四春獨舞東風醉

西子政緣無語却宜人

九十風光次第分天憐獨得殿
殘春一枝賸欲簪

雙髻未有人間第一人

寄鄰

借子翩翩果下駒春原隨處小
踟躕可能炙背春風裏卧把青銅摘頷鬚

觸目

果下翩翩跨紫騮踏花濺水見風流可無雙壁千金聚付與狂兒取次遊

送姚先生歸宜山三首

鄭公龍變不容親猶有先生不絕塵鄭乃姚之師姚亦不復見也定力不為生死動始知天地有閑人

老逢熙運乞前官病遇先生得內丹一飽有期吾事了千年不死後人看

宇定心清面發丹下床投杖覺輕安此身已許壺邱子他日爭尋靖長官

席上勸客酒

稍開襟抱使心寬大放酒腸須盞乾珠簾十里城南道肯作當年小杜看

和黃生出遊三首

右坊左里遠相求東度南登稱意遊已着連峯妨目極不應疾雨使心休

諸郎聯壁萬人看新有詩聲伯仲間作意登臨還得句此生寧復要長闌

賸欲登臨強作歡衣冠未動意先闌從今泉石非吾事只借君詩細細看

盤馬山

山頂數丈無草木相傳漢祖盤馬於此

耕桑戰伐飽曾經廟毀村荒不乞靈尚有君王盤
馬迹至今草木不能青

從寇生求茶庫紙

南朝官紙女兒膚玉版雲英比不如乞與此翁元
不稱他年留待大蘇書

黃樓

樓上當當徹夜聲與人何事有枯榮已傳紙貴咸
陽市更恐書留後世名

酬顏生惠茶庫紙

破卵剥膜肌理滑削玉作版光氣熏老子尚堪哦

七字阿買頗能書八分

贈周秀才二首

與君世好自比鄰

宣古與大父外大父遊君其孫也

豐悴相從久更親急

棹

一作駕

小舟來取別固知風味似前人

早逢異人得異術究窮各休出頃刻相逢拍手問
由來恠我今年有陰德

魏衍注云周嘗謂先生命未甚合故有陰德之語

絕句

雲海冥冥日向西春風欲動意猶微

魏衍云丙藁塗二字未注玉子飛云趙誠

伯本作欲動一云春風着意力猶微

無端一棹歸舟疾驚起鴛鴦相背飛

和李文叔退朝

朝流駭汗蒸雙猊風捲屯雲散萬蹄任使輕衫汗
嬌色可令纖手洗春泥

和謝公定雨行逢賣花

逢花駐馬尚多情天不違人旋作晴不使近詩增
紙價得知春入鳳凰城

酬王立之二首

頓有亭前玉色梅情知不肯破寒開似憐憔悴兩
公指蘇黃客獨倚東風遣信來

重梅雙杏巧相將不為遊人只自芳應恠詩翁非
老手相逢不作舊時香

謝王立之送花

過雨生泥風作塵馬蹄聲裏度芳辰城南居士風
流在時送一作時遣
一作猶遣名花與報春

和參寥明發見鄰家花二首

短墻春色過鄰家行不逢人只見花新綠蔥蔥紅
軟軟却成粧面映青紗

滿城桃李一番新深院繁枝別得春從此詩翁有
新語不須紅濕少城闈

贈吳氏兄弟三首

一長未可衆人師萬里元隨八馬蹄不解征西諸

後山集卷八
子弟却憐野鷺厭家雞

才隨年盡不重奇每愧諸郎索近詩旋作七言供
一笑自癡那得使人癡

得失媿妍只自知略容千載有心期恨君不見金
華伯何處如今更有詩

嘲無咎文潛二首

詩人要瘦君則肥便然偉觀詩不宜詩亦於人不
相累黃金九鑲腰十圍

一饑綠我不綠渠身作賈孟行詩圖窮人乃工君
未可早據要路安肩輿

寄都下故人示王子安

湖海相忘目自疎經年不作一行書世間惟有韓
康伯肯為淵源住歲餘

擬漢宮詞三首

葉葉霜林著意紅翩翩行騎語墻東黃金擬買長
門賦未信君恩屬畫工

月與秋期特地圓花隨人意作春妍却因姊弟爭
珠鳳更欲君王意外憐

帳底吹煙香自薰鏡前含笑意生春經年不道君
恩薄却是恩深更誤人

秦少章見過

淮南小山秦氏子舊雨不來今雨來風席起簷晨
突冷坐看鳥迹破蒼苔

絕句

老着江湖才一得病占風雨漫多知身將白鳥同
歸月夢到黃梁未熟時

十八日觀潮四首

一年壯觀盡今朝水伯何知故晚潮海浪肯隨山
俯仰風帆長共客飄搖

眼看白浪覆青山誰信黃昏去復還縱使百年終

有盡何須豪橫詫吳蠻

千槳擊鼓萬人呼一抹濤頭百尺餘明日潮來人
不見江邊只有候潮魚

江平石出漲沙浮船閣平洲水斷流朝莫去來何
日了一杯誰與弔陽侯

十七日觀潮三首

潮頭初出海門山千里平沙轉面間猶有江神憐
北客欲將奇觀破衰顏

江水悠悠自在流向人無恨一作不應愁相逢不覺
渾相似誰使清波早白頭

漫漫平沙走白虹
瑤臺失手玉杯空
晴天搖動清江底
晚日浮沉急浪中

月下觀潮二首

隔江燈火是西興
江水清平霧雨輕
風送潮來雲四散
水光月色鬪分明
素練橫斜雪滿頭
銀潮吹浪玉山浮
猶疑海若誇河伯
豪悍須教水倒流

宿錢塘尉解

平湖遶舍山無盜
官事長閑俸有金
安得終身為禦寇
不辭兒女作吳音

寄北山順法師二首

十年間問不逢人
一面相逢過所聞
高士不應輕俗士
欲將汗脚上垂雲
山下遊塵不汙人
耳邊溪水去猶聞
羨君身世渾無事
坐看青山過白雲

贈大素^缺軻律師二首

山居不出十四年矣

林間細路暗通門
火閣深藏雪裏春
自笑世間千計錯
羨他湖上十年人
枕帳清寒夜色空
琉璃明淨晚燈紅
定知城市無窮事
盡在山人冷眼中

贈寫真禧道人

久病多愁易老身
塵容衰鬢不長新
早須置我山巖裏
不是麒麟閣上人

次韻性都正北山逐涼

海風吹雨過梅黃
叢竹留陰借晚涼
更欲從君談妙理
鳧脰能短鶴能長

叔父惠鉢三首

當家父子親分付
不比黃梅萬里來
不解當年明上座
嶺頭言下却空回

蒲團未有祖師意
洗鉢何曾識趙州
萬里空歸君

解否老胡端為我能留

聲中得句已忘言
斷酒持齋却自然
大有西來真的意
飢時着飯飽時懸

次韻蘇公謁告三首

靜中有業官成集
醉裏無何老是鄉
文寶向來無一物
却須天女與拈香

竭澤回波不作難
未應平地起風瀾
是身非有從何病
試下先生一著看

紙帳薰爐作小春
狸奴白牯對忘言
更無人問維摩詰
始是東坡不二門

放歌行二首

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誤得名不惜捲簾通
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
當年不嫁惜娉婷抹白施朱作後生說與旁人須
早計隨宜梳洗莫傾城

戲元弼四首

濁涇清渭不同源世好因循到子孫只待白頭能
潦倒不虞青眼已瀾翻
山頭落日着窓明花裏來禽起笑聲豈有詩成須
白傅獨於酒可置公榮

翩翩別去七經年時特歸來兩浩然東道有時推
謝今後堂無地着彭宣

車馳卒奔風雨過白髮故人餘一箇幸是元無左
阿君何須不着陳驚坐

送王生兼寄西堂圖澄禪師

未仕寧論馬少游虛名非復韓潮州祖師若問西
來信爲說蒼頭與白頭

讀白樂天臨水坐詩

西方社裏收身早白髮人中得計長不作北門東
掖客更無閑事可思量

次韻黃無悔惜梅

雪擁寒門鵲不來江南春信小
遲回遙知詩力一作律
生春早一抹江梅趁眼開

酒戶獻花以奉先聖戲作

蕭蕭竹雨亂鳴鴉
嫋嫋風窻暗碧紗
玉座塵埃香火冷
酒家來獻一枝花

謝田氏

登門執別有不荅
慚愧公家父子孫
顧我何堪能至此
正緣同德又同門

南臺

城郭收燈興未休
却回春信到臺頭
東風未借登臨便
柳色遙看特地愁

馬上口占呈立之

廉纖小雨濕黃昏
十里塵泥不受辛
轉就鄰家借油蓋
始知公是最閑人

後山集卷八

後山先生集卷第九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雲間後學趙駿烈潤川編校

書

上蘇公書

師道啓散從還辱書伏承經暑起居萬福師道奉
親如昨惟方託芘賴復爾違濶不能不動念耳蓋
士方相從時莫知其樂及相別亦不為難至其離
居窮獨默默自守然後知相從之樂相別之難也
士方少時未來之日長視天下事意頗輕之亦易

後山集卷九
一
為別至其晚莫數更離合方以為難此蓋志與年
衰顧影惜日畏死而然耳謝太傅嘗謂中年以來
一與親友別數日作惡謝公江海之士違世絕俗
乃其常耳顧以別為難者豈酣於富貴而習於違
順也耶由是觀之以別為難皆非士之正也士亦
安能克此當以老為戒以富貴為畏耳承諭人須
久而後知誠如來示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
甚難范文正公謂王荆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
人由今觀之豈特所短正以反置之耳古之所謂
腹心之臣者以其同德也故武王曰予有亂臣十

人同心同德而荆公以巧智之士為腹心故王氏
之得禍大也聞狙詐咸作使矣未聞託之心腹也
夫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亦非可棄以足手足可
也耳目且不可況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為功
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違害使之且
難况同之乎無德而智以智營身而不及事智之
所後不得不欺以衛身也天下之事又豈巧者之
所能乎士終始不相負非由義則畏義耳勢在而
真不負耶末疾偏廢不害為生膏肓之潰弔之可
也嘗竊悲之故謂知士當如范公用士當以王公

後山集卷九
為戒也不審閣下以為如何近見趙承議說得閣下書欲復伸理前所舉刺文廣獄事聞之未以為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愚慮所及亦不能忍也君子之於事以位為限居位而不言則不可去位而言則又不可其言之者義也其不言者亦義也閣下前為潁州言之可也今為揚守而與潁事其亦可乎豈以昔嘗言之而不置耶此取勝之道也近歲士大夫類皆如此以為成言而非閣下之所當為也苟不公言而私請之又不如已也天下之事行之不中理使人不平者豈此一事閣下豈能

盡爭之耶爭之豈能盡如人意耶徒使咕咕者以為多事耳嘗謂士大夫視天下不平之事不當懷不平之意平居憤憤切齒扼腕誠非為己一旦當事而發之如決江河其可禦耶必有過甚覆溺之憂前日王荆公司馬溫公是也夫言之以行義耳豈如馮婦攘臂下車取眾人之一快耶竊謂閣下必不出此而寧一陳之以效其愚耳秋益高惟為朝重慎不勝區區師道再拜

上林秀州書

七月十日彭城陳師道謹奉書學士閣下宗周之

制士見於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
以效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之
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
有紹介為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
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民
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
其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贄以
成其終故授受焉介以通名擯以將命勤亦至矣
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盥婚
主於迎賓主於贄故曰贄以效其情誠發於心而

喻於身達於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贄以三
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
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
上謹其分守順於時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
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為之節也
夫周之制禮其所為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
變猶自市而失身况于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
之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為
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
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

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效不敢以為能也謹偃僂待命惟閣下賜之師道再拜

答李端叔書

師道啓前日秦少游處得所惠書教以空竈舐鼎之說勤懇甚厚竊惟足下無父兄之好邑里之蕉面目相誰何聲氣不接顧知而賜之足下安得此哉此殆少游有以欺足下足下信之過矣少游之文過僕數等其詩與楚詞僕願學焉若其傑才偉

行聽遠察微僕終不近也足下以為少游何取而譽僕耶顧嘗與僕有游居之好以僕之老且病誠不忍其窮而死也噓濡挽摩借之聲光以幸百一期以取信於人而曾不知自累於不信惟足下察焉毋為所欺以重其過夫以一人之譽而收之不疑可謂勇矣至其棄之必以一人之毀此列禦寇季將軍之所懼也僕又甚焉足下謂僕之文類兩蘇人情喜於自伸蔽於自知至其擬之非其倫譽之非其情亦知避矣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

僕自念不敢齒四士而足下遽進僕於兩公之間
不亦怵乎如前所稱過於因人如後所稱足下自
取之矣僕聞周人之言以石之韞玉者為璞鄭人
之言以鼠之腊者為朴鄭謂周曰欲朴乎周人大
說願屬目出而示之死鼠也唾之而去足下不惟
其愚辱先以書而願見焉其詞益下則其求益厚
有如循名而督實僕將不勝其責而懼足下譽未
絕口而唾罵繼之敢告不敏師道再拜

與少游書

師道啓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

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
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
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
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
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
為士者世守焉某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
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
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
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
功謝事幅巾東歸某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上

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因侯以聞焉某再拜

答張文潛書

師道啓近者足下來京師不鄙其愚辱賜以友卒卒一再見懷不得吐旣別欲一致問因以自效方事之不間竟後足下大以爲恨及讀足下書乃僕所欲言者君子之所存夫人不遠惟設之於僕爲不當耳嗟乎足下誠知我矣亦旣愛之矣不識足下何從而得之其得之於人耶其有以自得之耶得之於人耶譽者可信則毀者又可信矣有以自

得之耶則僕言未效而迹未接竊有疑焉豈足下使人可疑乃僕之不敏不能不疑耳古有之目逆而道存而僕不足當也以僕之愚有以知足下而謂足下何從而得之僕過矣夫衆口鑠金三人成虎僕懼足下有時不自信而信人不待人毀而人自毀矣僕以小人之懷爲君子之心則又過矣然所以言者雖君子不可不戒也足下憫僕無以事親畜妻子宜從下科以幸斗食疑僕好惡與人異情足下於僕至矣僕何以得之何以受之耶僕家以仕爲業舍仕則技窮矣故僕之於仕如瘖者之

溺聲氣不動而於足亂矣世徒見其忍而不發遂
以爲好惡異人此殆談者過情聽者過信耳雖然
僕病且老矣目有黑子而昏華瘵俠於頸領隱起
而未潰氣伏於胷腹之間下上不時痔形於下體
者十年矣志強而形憊年未旣而老及之足下雖
欲進之而僕不能勉也閏月甲子詔以河內公爲
相是時自九月不雨有司傳詔未竟而雨貴賤賢
不肖下至漆室女子歡然相慶天人之意如此僕
方卧聞之起立尚可勉耶足下視此時如何僕獨
得不勉耶羊鼎之側飢者吐舌但未染指耳足下

欲與僕居將坐僕而沐薰之耶豈意其逃世而加
束縛焉抑愛之過厚而欲常常見之與李聃家於
瀨鄉莊周老於家田邑之間復有昔時懷器而隱
處者乎願一覽焉僕於書如貪者之嗜利未嘗厭
其欲也譙祁氏多書稱號外府太清老氏之藏室
願與足下盡心焉春益暄惟爲道重慎師道再拜

答江端禮書

帥道啓學始於身而成於性欲善其身而不明於
善所謂徒善者也徒善者非善之正也是故學者
所以明善也學外也思內也學以佐行思以佐學

古之制也若其自得則在子矣士之所戒其惟名乎聲實相從如影之於形短長曲直惟形之使無實之名黎人販焉善人畏焉得且畏之況求之乎言以述志文以成言約之以義行之以信近則致其用遠則致其傳文之質也大以爲小小以爲大簡而不納盈而不餘文之用也正心完氣廣之以學斯至矣辱問非所及敬誦所聞足下其擇焉僕之不成勤無成能惟於修文略無師法愧無異聞虛辱盛意若曰量子以爲教如醫之量藥以當病如工之量才以當用子曾子蓋能之矣僕非其任

也嗟乎子之不逢夫子也與僕游者衆矣莫有問焉子何問之下耶嗟乎夫子之失子也尚幸來臨願言其詳師道再拜

答秦觀書

師道啓辱書諭以志行事賢大夫友良士斯至矣復有意於不肖何也再惠詩雍雍有家法誦之數日不休固爲足下賀不圖過意責以師教闕然無以爲報惟媿而已夫百金之貨不陳於市走原逐鹿跛者不試也世固有之足下所謂彥士名大夫是也從之當得所欲乃以責僕則過矣又惟足下

博問而擇亦以見及敢不略陳其愚僕於詩初無法師然少好之老而不厭數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藁而學焉豫章以謂譬之弈焉弟子高師一着僅能及之爭先則後矣僕之詩豫章之詩一作誨也豫章之學博矣而得法於杜少陵其學少陵而不為者也故其詩近之而其進則未也故僕嘗謂豫章之詩如其人近不可親遠不可踈非其好莫聞其聲而僕負戴道上人得易之故談者謂僕詩過於豫章足下觀之則僕之所有從可知矣何以教足下雖然僕所聞於豫章願言其詳豫章不

以詩字闕僕從亦不能為足下道也而足下歉然欲受僕之言其何求之下耶昔者能仁以華示其徒而欽光笑之能仁曰吾道付是子矣其授受乃如此雖大可以喻小子其懋焉吾將賀子之一笑也師道再拜

答晁深之書

師道啓辱書教以先覺之覺後覺其說信美而僕不足當也古之人量而後言言而不類言之失也子其慎之僕聞之施者不困守者不給士之好為師舊矣子問而不以告豈其所有不足于施而莫

知所以告耶士能致誠殫敬而剗其心以求於世
未有不告者也不誠不敬則不足以得之有以得
之而心不至焉則又不足受之也雖然教自外至
者也外以導內於是有以自得之則至矣自是而
觀士何以教子子何待於士耶子其懋之子之兄
弟足以先人而未足以相先子之才如牧野之駒
乘之則奔近之則踉雖未就御而脫然有千里之
氣子之成才僕莫量也子兄之才如良馬行則中
節止則中度御以大輅鳴以鸞和而行九軌之道
其至有日矣故僕不虞子兄之居後而懼子之難

成也子其驅之士方盛時氣血動於內容色挑於
外得之則惑失之則悲氣冒其心性亂於習百廢
一存惟欲之知夫才如水焉窒而撓之則濁牛馬
汗穢日滋而科斗生焉可不畏乎夫少而好色僕
與子同而今悔之以僕之悔故不願子為之也子
其戒之始僕以文見曾南豐辱賜以教曰愛子以
誠不知言之盡也僕行方內才得此爾夫言之不
盡非不能也其心以為不足與之盡爾不者有所
畏而不敢也愚者無以告智者告之而不敢盡也
言之難其若是乎嘗試考之盡言不諱其於子如

何耶不絕其愚請繼以告子其圖之師道再拜

與黃預書

師道叩頭啓昨暮始聞有喪子之戚此世事中最難堪者父子之私耳目之玩熟見而驟失念之不堪况當之乎往歲失一七歲男子扣天拊地欲有所訴殆不可以至理奪也往還深熟數見開諭又勉讀方外書以自解俛而聽其言如耳邊過風讀其詞如目前空華視聽雖接而心不隨晉惠帝謂飢者何不食肉糜此雖甚愚然世內事非身經之雖智者有所不解也而諫者責其不聽亦已過矣

久而後念死者不更生生者無所致力欲訴則無從欲怨則無歸究竟無得而後已也念足下少年初經此變宜有甚於老者然有一事似可道太夫人齒髮衰視足下夫婦日夜不寢食擊牀倒席相向涕泣諭之不解禁之不止無如二人何則必鬱悒不平有如太夫人一不食足下何以自處耶幸少撥哀一思愚言王夷甫言太上無情其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民雖愚至於父子夫婦則知之矣此未爲知人者衍又自謂有道第一等人夫道者性也而鍾於情何在其有道耶上下之間

衆爾衍不異衆何在其絕出耶而晉之士大夫共
推衍爲第一則下衍者從可知矣思解足下之憂
不覺及此亦以當一縱談也師道再拜

上曾樞密書

月日具官陳某西向再拜獻書於太尉六丈閣下
一去門屏十年有餘平常不爲問非怠於外以謂
無益而不爲爾事有可言而復隱忍然後爲罪則
亦不敢一本云事有可言而復
隱忍畏罪則亦不敢夫天下之事非閣下所得
與則非某所當言其在右府且憂之大者言之其
亦可乎西邊用兵五六年矣遠戍之卒過期不還

人情及期則有歸心况有過之而後未期乎以旣
動之心而前有死傷之虞內有羈旅暴露凍餒勞
苦之害後有鄉邑親愛之念不亦危乎然莫敢違
異者分定故也鳥窮則撓獸窮則搏此豈常言理
有必至一人倡之和者必衆東向而請何以禦之
夫事有曲直人有違順直之所在勝之所出何則
人所順也一旦發難一本作
難發不過發內軍以擊之無
故興師積年不解死傷之餘思歸而潰而逆擊之
則曲直有在竊恐潰者未至發者不爲用也於是
之時在廷之人肯爲天下國家以身捍之者誰乎

若其未有可不計此

一本大奇不須計此

某常所私憂竊歎者也

古之守國本末並用故建德而阻險開封無邱山川澤之阻為四戰之地故太祖以兵為衛畿內常用丁四萬人今軍衛多西戍山東城郭一空卒有盜賊乘間而作冒州縣殺吏民私貨財掠一作畧婦女火室廬乃其小者不幸而有姦雄出焉其成敗孰得知之憂之次也談者必謂世方平寧兵不足虞人無姦雄有不足畏某不更遠引筆墨所載直以慶曆以來耳目所及者明之爾思保兩州之亂慶之潰皆卒也

一本云皆慶之潰卒也

王倫張海廖恩王冲皆盜賊

也可謂平世而無之乎熙寧中士才再發已自潰亂於時某在秦中聞亂兵所過羣小迎導利其劫掠王倫張海行半天下所至潰壞守令或走或降莫敢枝梧至出衛軍用邊將而官軍所至甚於盜賊民至今談之從昔之亂皆有姦雄非為時而生乃亂而後見平世伏而不出遂以為無則過矣某聞之景德咸平之間契丹歲入寇游騎出山東一本云游馬出至山東齊有外鎮日暮塵起人避走南山夜渴乏水既旦視谿谷有冰雪少年下食之且取以上眾起爭之有賈者出止其眾而坐之率少年十餘輩而

後山集卷九
下徧給坐者且曰飢則柰何孰從吾而取食於是
願者數千一作十人斬木爲兵出屯鎮中乃盡閉其外
戶日以酒豕犒從者夜則警扞旦暮餉山東三日
而復家不失一物此與英彭何異而謂平世無之
乎雖然軍潰盜起一時之禍所可慮者分也上之
於下可生可殺可予可奪而無違者分也定則無
所敢爲亂則無所不爲如水之防如薪之束如獸
之奔檻其可失乎一失則不復斷不可續覆不可
收損不可完物之理也此某之所深憂者也談者
必謂還戍則備闕寇來莫禦帥不任其責某又謂

其不然也戍有常數今以拓土而增之爾去其增
則常也尚何言往者延安兵非不多寇來不禦而
僅自守故善戰者論將不論兵也夏人之來小則
其常所慮者其大舉爾然地方數千里外假鄰阻
非可一日具也師行千里謀以時月則孰不知之
帥者明其耳目而預爲之備何憚其來且虜短於
攻而不能久人自持糧後無餽運往事一作來不過數
日而我善守寇至勿戰聚兵於內而清其野外內
聚則寇不敢深外清則深而不害使進不得戰則
沮退無所掠則困以元昊之強數大入才破塞門

後山集卷九
五
金湯兩城而已國雖大而貧兵雖多而散以元昊
之戰勝而卒臣者以數舉而困也况其弱乎且以
中國之盛大靈武之舉猶不能再况於夷乎雖然
進築不已則兵不得罷蓋先已之乎若謂可以制
虜則漢取陰山匈奴過而慟哭開西域發兵爭之
故謂斷其右臂某居東莫知今之可否但聞諸路
競進日夜奏功而未聞西人舉國而爭則必非其
所急也苟不能制其命則老師費財殺人盈野何
所用之若謂且築且進漸據橫山然後可制其既
數歲矣橫山安在耶若復數歲則諸將窮富極貴

矣人情得所欲肯復出力蹈其所難乎則是橫山
終不可得徒為將帥取富貴之資爾橫山天險也
下臨平夏存亡所係虜必舉國爭之一本云虜
必爭之恐亦未

易得也若謂今之所據即橫山也則某聞之宥州
在橫山之上南距米脂三舍而近今延安奏功廣
地四百里則宥在其腹然不云得宥州也則四百
里之廣豈可信哉胡地惟靈夏如內郡地才可種
蕎豆且多沙磧五月見青七月而霜歲才一收爾
銀州草惟柴胡蕭關之外有落藜與鹹杖以此知
其不宜五種也使可種安得人實之若不徙民則

後山集卷九
募軍二者孰取焉若取乎內則空此以實彼舍易而即艱何益且闢土益廣則去府益遠平常緩請急報卒不相及一本云平常緩急請報不相及河東之患麟府世所知也若令所據可以制虜而不爭者非不敢乃不能爾虜雖叢爾然元昊用之以抗中國其地與民固自若也而今反不能爭其所急者非惜其力以有待則無其人否則諸部不為用也若是則某之憂有甚於前也今虜內弱外叛而皇師臨之恐有乘危篡奪以為姦雄之資是復生一元昊也故某嘗謂虜既弱矣不復能抗中國宜稍存立使假威命

以臨制部族壓服姦豪使不得發柰何欲為資乎今使諸道盡據橫山而虜無姦雄乘時而起一切如意某之憂則又甚矣趙文子曰苟非聖人孰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夷狄之弱未有甚於今日者可不憂乎今三邊不戰士皆恆弱獨秦晉數與虜角猶可用秦故西人易東軍如兒女子而南平蠻西南事羗皆用秦卒以取勝若又不戰卒有外患何以禦之昔歲之元昊智高是也竊謂西人不可無也伏惟閣下股肱帝室師表萬邦直道正言天下稱誦日有傳焉而獨此無聞豈未可

後山集卷九
以言乎言之今其時也昔安李兩公皆有意於世而各有失安失之銳李失之緩故未及成功而以毀去蓋銳者不須時緩者不及時時乎時乎其可不知乎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况河山之外翰墨之間乎然以閣下英姿偉識則區區之意不待言而了伏惟屬意焉某再拜

後山集卷九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雲間後學趙駿烈潤川編校

書

與魯直書

師道啓往歲劉北與在濟陰嘗遣人至黔中附書必達爾後無便而仕者畏慎不許近遞用是不果為問必蒙深察比日伏惟尊候萬福未緣瞻近臨書惘惘萬冀以時為道自重不宣

師道再啓紹元夏末以例罷官遂赴部得監海陵

後山集卷一
酒明年之春復遭家禍居貧口衆轉舍往來而卒
歸鄉里逮今三歲矣而法當居外射闕亦既申部
而請矣不辦一到京師又不敢數數申部今亦再
歲矣不蒙注擬罷官六年內無一錢之入艱難困
苦無所不有溝壑之憂近在朝夕甚可笑也自私
自幸者大兒年十六解作史論小兒八歲能賦絕
句時有好語聊為絕倒不知天欲窮之耶欲達之
耶邇來絕不為詩文然不廢書時作小詞以自娛
用以卒歲母以為念也師道再拜
無咎向過此服闋赴貶所相從數日頗見言色他

皆不通問矣師道有詩文數篇在王立之處托渠
轉致必能上達也邇來起居何如不至乏絕否何
以自存有相恤者否令子能慰意否風土不甚惡
否平居與誰相從有可與語否仕者不相陵否何
以遣日亦著書否近有人傳謁金門詞讀之爽然
便如侍語不知此生能復相從如前日否朱時發
能復相濟否師道素有脾疾近復暴得風眩時時
間作亦有併作時極以為苦若不飢死寒死亦當
疾死然人生要須死寧按長短但恨與釋氏未有
厚緣少假數年積修香火亦不恨矣師道上

王立之遣人來相賙云欲遣信且索書甚急作此殊不盡懷語所不及亦可自了何必多耶知命聞在左右偶多作報書不暇奉問萬萬深察不敢踈也王家人還萬覲一字令郎計康勝為學想有可觀人還可以數首見寄否豐登兩稚不敢草草上狀向慕之意甚於乃翁正夫有幼子明誠頗好文義每遇蘇黃文詩雖半簡數字必錄藏以此失好於父幾如小邪矣迺知歆向無足恠者

賀許州梁資政書

伏審抗章避寵引疾就閒人之所嗟深為兩宮之

至計自以為幸復託四辟之餘光恭惟安撫資政以公恕之心言者無怨以循良之政去則有思雖夷險之百為而始終之一節迨茲登進方復升平而不盡平生之懷遽起山林之興辭名遁祿雖自計之甚都挈國躋民如人望之未已即膺圖舊復此奮庸雅志不違急復東山之舊陰德未報終享博陽之封某向以不虞之名誤被非常之舉間緣罪戾自取棄捐雖百毀之交興而一顧之不改永惟厚施何日可忘念方佐理之秋莫效暄寒之問畏人言之為累豈日遠而遂踈夢得自憐不識平

津之閣仲郢圖報敢異奇章之門區區之愚筆舌
莫旣

賀本州劉大夫書

光奉至恩鎮臨近服風聲所被人士同歸恭惟知
府郎中大夫德盛而行高學優而文富名成於實
旣久而彌芳政出於仁所居而稱治洵更中外顯
有勲猷倦青瑣之追趨思黃堂之偃息穎雖文學
之國近罹水旱之憂倉廩旣傾飢寒并解鯨鯢就
戮金鼓不鳴方茲安養之秋樂得循良之吏斯民
相慶舉興五袴之心下吏自憐獨有二天之覆

代上運使戶部朝請書

昨聞行節已次外臺顧無半面之交空懷鄙意復
託二天之賜敢後衆人敬修咫尺之書用伸燕雀
之賀空函而往已切東陽之思一紙爰臨更覺荆
州之重雖小人之懷惠惟君子之好儀感服之深
夙宵未已伏惟運使戶部名成一代德冠四科贊
治南宮國有九年之蓄出節西道政回千里之春
即慶褒嘉遂膺圖仕炎蒸方熾興息惟時向往之
誠筆墨莫盡

代與宰相賀正書

歲時月之三元惟此夏時之正德壽康之五福莫如君子之宜凡在陶鎔舉興禱頌伏惟門下相公御今以古同德於天行既久而益完言當事而成貴進退可度蔚然百世之師望實並隆卓爾千人之右為蒼生而再起與三代以同功迨此元辰茂膺百祿重戴憑於席為儒者之至榮登王導於牀極人臣之殊禮傾依祝詠交集棕靈

代與執政賀正書

獻歲發春驗天時之興廢履端居正觀君子之威儀伏惟某官抗志不羣誠身以善雄深雅健文為

一代之宗敬義直方名列四科之上出邁亨嘉之會踐闕中外之難致主惠民已著大儒之效因時受祉益隆仁者之年傾祝之深翰墨莫盡

代罷郡謝 政書

獲解郡章言還里閉荷庇麻之有素懷感愧以交深伏念某一被選掄屢更任使初無闕閱以謝生成昨者罷使朔方分符近輔遽蒙易地皆出異恩惟此東州素稱劇郡盜居天下之最吏用柱後之文承平百年風俗一變枹鼓不作囹圄屢空顧無施設之勞不覺歲時之逝及瓜而代曾不滯留奉

身以還又逃罪戾伏遇某官潤色皇度肅清海隅
元無一物之私均被二天之賜致茲迂拙終獲保
全顧雖專愚亦知感激受一錢之贖無循良之可
稱奉三歲之凡顧筋骸之難強

賀亳州林樞密書

辭榮就逸按節殿邦公議所同深惜袞衣之去興
情胥慶又聞竹馬之迎顧此東藩實惟舊治吏民
安於條教草木識其風聲豈其歲月之間復見羽
旌之美歡聲一動和氣四來不勞施為復此安靜
伏惟判府樞密智周世變道與天同蔚然儒者之

宗卓爾名臣之右終始一節出入三朝雖屢屈而
不移故既壓而復起迨茲登進方俟奮庸而功成
不居名下難久既與時而進退寧有意於去來雖
雅志之不違如蒼生之失望天從人欲政在老成
恐坐席之未温而鋒車之迅召顧惟庸妄早辱知
憐家禍私憂不勝多難辟窮就食固已屢遷方虞
溝壑之憂莫效寢興之問永惟眷顧肯賜棄捐五
月披裘未負平生之待千里命駕敢忘向慕之心

答陳先輩書

洙泗之間號稱文學之國教化所被莫如庠序之

人時有異材出由公進迨茲盛選遂及吾宗左學
修詞秀三楚而著目東堂落筆駭衆觀以興嗟擅
茲翰墨之場優入英雄之毅顧播揚之在後致駁
尋而度前雖門巷之縱觀榮如畫錦而高明之用
意志在冥鴻更觀已試之言見於行事之實某因
依末眷蒙被餘光共學十年未有涓埃之補一日
千里益知驥駉之能書問見貽感銘斯切惟區區
之鄙意非卒卒而能宣顧茲遲暮之年更有子孫
之寄

代賀鄆州宇文學士書

報政南陽改符東道惟此濟河之奧號為盜訟之
區非得循良莫宜鎮撫申令既下百城聳觀旬浹
之間千里自得伏惟安撫學士名高肅物德盛照
鄰請學成家屈諸儒而著籍屬詞高世追三代以
同風稍更中外之難顯有勲庸之著果膺眷顧入
奉威顏宣室之問賈生已聞前席潁川之留寇翼
不待經年遂秉國鈞以從民欲某誤分民社獲奉
教條顧無一日之長方託二天之庇傾瞻之素翰
墨奚殫

賀鄆州宇文學士書

升華內閣換節外臺凡屬私人舉興善頌伏惟安
撫學士德以善世政為吏師直方大以積中智仁
勇而兼用向由禮樂之府出分民社之憂三年四
遷肇見用才之意一日三接益知注意之深迨此
告成遂膺圖任某向者名在學屬迹遠賓階初無
左右之容遽有賢能之薦雖古之所謂知己何以
異斯而士之苟有烈心孰不懷此惟是寒暄之間
阻於道里之遙闕然不修非自為於簡外永以為
好亮不校於數踈熟知其然恃以不懼幸此照臨
之下願效其愚顧惟遲暮之年未有以報

賀慶州高龍圖書

嚴奉俞音出臨邊府人望所在歡聲大同恭惟經
略龍圖鄒魯宿儒金章舊族恩素隆於三接名並
列於四科出將入卿皆以賢而選進建功施化不
待歲而報成超然戚里之英皇爾士林之秀緣東
朝之故意分西顧之新憂授以專征隱如敵國上
金城之策雖始異而終同勒燕然之銘將超今而
映古高秋爽氣大旆啓行更圖寢食之宜少慰士
民之望

代賀京東盧運判書

光膺帝制就領漕權公望所歸輿情稱慶恭惟運
判寺丞材猷絕衆術學承家蔚然齊魯之英卓爾
詩書之府頃持使節出按東方千里農桑家有倉
箱之積百城冠蓋人懷冰蘖之心聲烈徹聞褒優
竝至雖為漸進當復超升未容坐席之温即應鋒
車之召遂登禁從以潤朝廷某幸此備負辱居屬
部為邦政拙作德心勞顧無一日之私已有二天
之望

代與運使呂少卿賀正書

惟四序之有初昔人所慎舉一觴而為壽君子攸

宜恭惟運使少卿識貫精微學窮淵奧夷險著古
人之節談議居諸儒之先履此令辰茂膺顯相遂
承召節甫置禁林某叨守郡符阻陪賓次瞻頌之
表筆舌奚殫

代與鄰郡賀正書

行夏之時爰得天元之正履端於始莫如君子之
宜辱在親鄰舉興善頌恭惟某官器涵遠大識達
幾微温然儒者之流卓爾名臣之節宜膺吉旦顯
受殊休瞻頌之私敷陳罔既

泛回賀正書

司曆告時君子慎始未遑伸慶先辱惠音永惟天序之初宜享吉人之報區區之祝卒卒奚殫

回棣州守

祇荷誤恩復司外學方承大託徒切至懷伏惟某官清白承家文明燭物出入省寺已宣布於風聲選用循良足慰安於疲瘵顧茲漏右方報政成豈意妄庸獲奉條教青衫白首尚懷五斗之謀黃卷赤文莫副諸儒之問傾瞻之素翰墨奚伸

回交代

永惟平日邁聞聲烈之詳豈意暮年獲託交承之

未興言及此為慰可量伏惟某官學以成家德方名世抗諸儒而著節度兩漢以修文方聖君側席之求乃賢者彙征之會佇膺嚴召即慶峻遷某已戒行舟方趨賓次傾瞻之切翰墨奚伸

判官推官

蒙誤恩之逮下還舊貫以起家愧非文學之英復冒師儒之寵永惟僥倖有愧心顏伏惟某官婉畫佐州彌文飾吏士有登門之峻寵深入幕之親尚德有年趨風在即傾瞻之切翰墨奚伸

與曾樞密書

後山集卷十
納溝斷木僅逃樵爨之憂抱極列星但仰文明之
燭向緣餘黨例罷故官一廢七年日有投荒之懼
十生九死卒完填壑之軀既逃影而匿形故使人
之忘已比再蒙於除吏敢自比於常人稍紓平生
之懷復修左右之問永惟陳迹未賜削除引領師
門莫知遠邇恭惟樞密光祿大夫材兼文武身任
安危毅然處羣枉之中隱爾如九鼎之重仁人之
言屬乎耳公家之利知則為鎮撫四夷已告功於
清廟平章百揆方申命于大廷重念某早辱知憐
晚罹憂患每竊聞於親舊數見問于死生白首哀

文終不移於素志日暮途遠已有愧於初心傾倒
之誠敷陳罔既秋陽尚熾幾務惟繁伏冀上為廟
朝精調寢寤

賀翰林曾學士書

內翰文文名從西掖入直北門豈惟儒者之榮實
繫朝廷之重恭惟論思獻納之任必須道德文學
之流不雜用於他材故專收于夙望成命既下歡
聲大同雖圖任未快於羣情而天下已被其陰賜
兄弟相望乃平世之榮光魯衛同升亦熙朝之故
事顧惟庸妄早辱知憐雖老棄諸侯乃下流之自

取而早親文席顧遺跡之尚存側聞新命之傳倍
有輿人之慶秋陽尚熾禁直云初伏冀上為廟朝
精調寢寤

上范相公書

南北相望間有湖山之阻死生未保莫違簡牘之
脩永惟道德之流宜有神明之相起居自若瘡癘
不侵藥石未施視瞻如故蓋天方將大任故再試
以艱虞而人望小康宜三還於廊廟此方內之所
共豈小人之敢私恭惟宮使相公壽考百年險夷
一德卓爾名臣之冠凜然先正之風為古人之甚

難處天下之所獨正言直道家有其書履險處窮
孰見其際恐安居之未定即名節以促行正位上
台永康四海秋陽方熾舍省云初伏冀上為廟朝
善調寢寤

代乞郡劄子

臣近累具辭免新命陳乞外任伏蒙聖恩未賜俞
允愚誠不切天聽未回義之所安言不能已臣聞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施報之道也故上有好
禮之君則下有行義之臣各盡其道以致其和階
下於臣可謂盡禮矣臣事陛下敢有不盡義乎傳

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又曰陳列就力不能者止夫古人之仕者三諫則去豈懷怨嫉自絕于君蓋先王之制其退以義以防臣之苟容而忠臣之心以去為諫尚冀君之感悟今臣可謂不得其言矣而况衰病寢加筋骸莫強睛瞳昏眊白黑僅分又可謂不能矣負二宜去尚欲何求臣若冒罪強顏奉詔居住則累黷聖聽徒為空文豈特言行相違抑亦欺君賣友惟其死守不覺煩言恭惟陛下惜臣之去不若用臣之言臨臣之恩不若行臣之義察其迫切忍不聽從雖渙汗之命莫回而匹

夫之志不奪伏望聖慈早賜除臣一外任差遣

論國子賣書狀

右臣伏見國子監所賣書向用越紙而價少今用襄紙而價高書莫不迫而價增於舊甚非聖朝章明古訓以教後學之意臣愚欲乞計工紙之費以為之價務廣其傳不以末利亦聖教之一助伏候
敕旨

臣惟諸州學所賣監書係用官錢買充官物價之高下何所損益而外學常苦無錢而書價貴以是在所不能具有國子之書而學者聞見亦

寡今乞止計工紙別為之價所冀學者益廣見
聞以稱朝廷教養之意及乞依公使庫例量差
兵士般取

後山集卷十

後山先生集卷第十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
雲間後學趙駿烈潤川編校

序
茶經序

陸羽茶經家書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
卷內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
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
書近古可考正自士事其下云乃合三書以成之
錄為二第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

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
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預陳於前山澤以成
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
茶之否臧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粗也夫茶
之為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况天下之至理
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者乎昔先王因
人而教因欲而治凡有益于人者皆不廢也世人
之說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
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史稱羽持具
飲季卿季卿不為賓主又著論以毀之夫藝者君

子有之德成而後闕乃所以同於民也一務本而
趨末故藝成而下也學者慎之

王平甫文集後序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
窮則工也聖俞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
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
名薦書羣下士歷年未幾復解章紱歸田里其窮
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愈甚故其得
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而
不全實而不華淵者不陸物之不全物之理也蓋

天下之美則於貴富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號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平甫孝悌於家信於友勇於義而好仁不特文之可傳也向使平甫用力于世薦聲詩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負其言後戾其前則并其可傳而棄之平生之學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豐先

生既叙其文以詔學者先生之後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於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利而隆其所棄者耶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元豐四年七月五日

秦少游字序

熙寧元豐之間眉蘇公之守徐余以民事太守間見如客揚秦子過焉豐醴備樂如師弟子其時余病卧里中聞其行道雍容逆者旋目論說偉辯坐者屬耳世以此奇之而亦以此疑之惟公以為傑士是後數歲從吳歸見子廣陵逆旅之家夜半語

未卒別去余亦以謂當建侯萬里外也元豐之末
余客東都秦子從東來別數歲矣其容充然其口
隱然余驚焉以問秦子曰往吾少時如杜牧之強
志盛氣好大而見奇讀兵家書乃與意合謂功譽
可力致而天下無難事顧今二虜有可勝之勢願
效至計以行天誅回幽夏之故墟弔唐晉之遺人
流聲無窮為計不朽豈不偉哉於是字以太虛以
導吾志今吾年至而慮易不待蹈險而悔及之願
還四方之事歸老邑里如馬少游於是字以少游
以識吾過常試以語公又以為可於子何如余以

謂取善於人以成其身君子偉之且夫二子或進
以經世或退以存身可與為仁矣然行者難工處
者易得牧之之智得不若少游之拙失也子以倍
人之才學益明矣猶屈意於少游豈過直以矯曲
耶子年益高德益大余將屢驚焉不一再而已也
雖然以子之才雖不效於世世不捨子余意子終
有萬里行也如余之愚莫宜于世乃當守邱墓保
里田力農以奉公上謹身以訓閭巷生成善人死
表於道田處士陳君之墓或者天祚以年見子功
遂名成奉身以還王侯將相高車大馬祖行帳飲

於是乘庠御駑候子上東門外舉酒相屬成公知
人之名以為子賀蓋自此始元祐元年二月一日

送邢居實序

始吾來京師得邢生於時吾不為今學隱約俗間
游居解散族黨不親生不顧計世所好惡數從重
客過下里窮日而後去如是者數歲士之從吾遊
者始若慕向繼以怒辱昔欲唾其面而今願交去
來紛然生固自若也生既出遊于世師儒達人皆
大父行天下望至忘齒屈勢與之交好譽聞甚偉
元祐元年春生從其親出於漢東世之知生莫吾

先於其別請以言贈夫君子之取人原其本其棄
人待其定故取之於始達棄之於始衰吾始得生
年十五六識度氣志已如成人有其質也如木之
始生玉之始斲顧其所成就何如耳生可不勉乎
士之不能自成其患在於俗甚矣德之盛也士志
於善以成其德德者道之本也行者道之用也行
始於身而及其親因親以君因君以國行至於民
則盡矣故為道必始於君公輸子之技不以規矩
無所用其巧是之謂法法者古之制也君子以法
戒身以身成法言以古為師行以古為則雖然因

人而言也譬之宵行假明於燭而燭非明也而學者以爲明謂之已矣言者自言也行者自行也謂之成德譬之目焉升高臨下物無遁形故無擇焉故爲善必始於法士莫患於僞而徒善次之名在於善而實不至謂之盜身在於善而意不至謂之僞意在於善而義不至謂之徒善徒善者非古之制也可不擇乎君子學而後行以成義也故爲法之始於學于是明古之制與其疑謀貳行隱志晦德而論著其合否考之其世稽之於經質之於友而定其論使學者有考焉

仁宗御書後序

人皆有所好其上勝之其次任之其下蘊崇之也惟至人無好有所好者同於人也神文聖武皇帝其好之與人同其勝之與人異同以爲德異以爲法邇聲色而欲不勝禮寶珠玉而利不勝義時遊田而逸不勝度故其在位四十餘年而四方百物無所損益顧好飛白書明窓淨几時一爲之以侈其好於是將相宗戚家有藏焉臣不知書不能頌其美而竊有所歎也凡藝不滯古則狗今滯古則舍已而就規矩狗今則略法而逐世好故其弊君

臣爭名而禍亂從之臣竊窺觀皇帝會法而忘世
會理而忘法故工拙偏正不足論也所謂有其道
而進於技者王者之於藝蓋如此彭城王氏世爲
貴將故其家有傳焉其從孫萬壽主簿臣有基以
皇帝所書六大字示臣臣蓋望而知之也臣不知
書然望而知之者臣以理得之也臣惟皇帝却天
下之好而留神翰墨乃帝者之懿德來世之偉聞
而臣實懼焉臣聞故老言當斯之時三府百吏內
宗外姻下逮近習莫不好書夫士大夫阿主之好
而爲書未害於政而臣懼小人因書以進之也故

君子於其所好又有慎焉臣惟皇帝之知此故世
無其傳而臣之愚不得不懼也元祐七年二月二
十五日穎州教授臣陳師道謹序

寇參軍集序

大父鹽鐵府君外大父穎公與文忠蔡公好太常
少卿寇君蔡之出也游二大父之間而輩先君而
君卒二氏之子弟居同邑學同文情同好也寇氏
之伯曰元老喜事而多能張李氏之墨吳唐蜀閩
兩越之紙端溪歛穴之硯鼠鬚栗尾狸毫免穎之
筆所謂文房四物山藏海蓄極天下之選傾家破

後山集卷十一
產急士之窮輕身下氣而交名勝士多歸之者其
季曰元弼一無所好顧嗜酒與詩方其展紙濡筆
立下疾行倏忽數十百韻衣冠在傍合手起色駭
歎不暇然成輒棄去不復愛非如世之詩生窶士
牽課臨做吻頰鳴悲歲鍛月煉者也昔魏晉之士
當嫌疑之際能慕名著節而身在位既不得去又
不可死於是有託以逃其生別離羈旅流放憂畏
之士顧無可樂之事有託以快其心私恠季氏無
一於此仕雖不達而不以事經意其於失時則輕
而亦好酒無日不醉苦心竭思搜索腎胃如與世

士出音作新詩多而鬪捷以角一時之名者與之
久則渙然解超然悟而後知其非嗜味而嗜醉非
遣意而遣事也其學陶氏公孫氏者與元弼既歿
家無留藏其子某索於里中得詩若干首文若干
首而第次之以請于余余勤其成而尚其志也為
之序而藏之兩家使後之人知吾與若世好之如
此也元弼名其仕為許州司理參軍元符二年八
月癸巳居士陳師道序

持善序

世之力者有五曰佛曰法曰善曰惡曰願善為至

後山集卷十一
矣然難行而易失士之始學善新而惡熟福輕而障厚既難其大矣而小人作輟其為善豈惟其難而魔力撓之也其為不善豈惟其易而業力使之也是故先佛雖有種子之喻又有湯冰焦穀之比且堪忍之士界則五濁時則爭鬪人則弊惡緣則空法則末劫則陷為之不亦難乎善出於習而習不足恃也中人而下善惡並作而更報一出三途則失之盡矣豈惟其然異世則失之矣聲聞所不免况於眾乎豈惟其然異念則失之矣前念之善與念而盡後念之惡與念而興其失不亦易乎雖

然為善有道願者善之所出也願之為善縮業之於惡能持其人使不退失故無願則無善無業則無惡是以學者先願而後善豈持善焉雖法與佛有不由此者乎故華嚴七地之菩薩大願力所攝如來力所加自善力所持而得無生法忍聖且假之人况其下乎夫願本也善與法佛條繫華實也善非願不生佛非願不成更百化而弗渝盡未來而不斷其為力大矣願者心之用則有自功以理為因以先為證則有他力具自他之力不其宜乎證至於佛為法一空其所不盡者願也眾生盡則

願盡其無已乎若夫善而無願與願而非理則為福而已敬則貴惠則富世有貴富而無不敬惠者以其無願而失之也雖然士以私智而為願孰效先佛之已試乎先佛之願莫大於妙德莫要於普賢十方同一時住世之佛皆我所導而後成聖不亦大乎萬德之行出于十願不亦要乎是以諸佛同贊而過之菩薩自謂不及也元祐二年春徐之東禪主者懷超夢出庭中見二大士相繫于木下恠而問之對曰此陳教授氏之物也是夏師道始承命至則館於東禪豈於二大士緣有素乎紹聖

二年之春客東都晝而燕坐見大通禪師俯指授使具二願於是頗頗採華嚴寶積而第次之願與信者而盡心焉元符二年九月 日居士陳師道序

送參寥序

妙總師參寥大覺老之嗣眉山公之客而少游氏之友也釋門之表士林之秀而詩苑之英也遊卿大夫之間名於四海三十年餘矣其議古今張弛人之情貌肯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鷲鳥舉而風迫之也若升高視下

爬痒而鑑貌也元符之冬去魯還吳道徐而來見
余與之別餘二十年復見于此愛其詩讀不捨手
屬其談挽不聽去夜相語及唐詩僧參寥子曰貫
休齊已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羣之氣高世之志
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為石霜老師之役終
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由是
而知余之所貴乃其棄餘所謂淺之為丈夫者乎
於其行敘以謝之

顏長道詩序

萬物者才之助有助而無才雖久且近不能得其

情狀使才者遇之則幽奇偉麗無不為用者才而
無助則不能盡其才然則待萬物而後才者猶常
才也若其自得於心不借美於外無視聽之助而
盡萬物之變者其天下之奇才乎比出東都門沙
行數百里來河而城者今澶州之治也平林曠野
荒墳故壘甲士介馬無脩阻麗華之觀頽垣弊廬
棘荆沮洳無池臺苑囿鳥獸魚鼈之美吏不勝事
一飯再起經年相逢交馬顧楫不通勞苦無飲食
歌舞遊從之樂征商榷酤號稱職官身雜徒吏下
爭細微無閒燕之樂彭城顏夫子居既踰年矣元

豐四年邑子陳師道西遊京師遂見夫子於北門
請於左右得其應用之詩若干篇羅絡隱遯穿穴
險怪遇事以發憤因難而見奇如在巖崖之下洲
渚之上陰林叢竹空曠莽蒼之野月星風露煙雲
杳靄之際漁釣弋獵樵蘇耕稼之間不知其居弊
陋之內市井之中瓮盎之側也昔聞其語今見其
人可謂美矣而於夫子猶其粗也孔子曰莫我知
也夫又曰詩可以怨君子亦有怨乎夫臣之事君
猶子之事父弟之事兄妾婦之事夫也為人之子
而父不愛焉為人之弟而兄不愛焉為人之妾婦

而夫不愛焉則人之深情皆以為怨情發於天怨
出于仁舜之號泣伯奇之履霜周公之鳴鴉孔子
之倚蘭人皆知之而不怨有二焉東鄰之子西鄰
之父不愛也人雖褊心莫以為意謂之路人夫婦
之恩窮君臣之義盡然後為路人路人則不怨責
全於君子小人則不責也謂其不足責也致怨於
明主昏主則不怨也謂其不足怨也則又不怨故
人臣之罪莫大於不怨不怨則忘其君多怨則失
其身又有義焉此其所以異於小人者也夫子之
詩仁不至於不怨義不至於多怨豈惟才焉又天

後山集卷十一
下之有德者也夫才者德之用也德成于心而後
才為用才盡於身而後物為用吾於夫子見之矣
又為之序以詔學者

後山集卷十一

